

二、烈士遗稿

(一) 遗文

灾民的我见

邓恩明

为甚么有灾民？

我们对于灾民应当怎么样？

怎么样赈救法？

光赈救目前吗？

还是赈救将来呢？

灾民的觉悟？

世界上的人，无论那一种那一族，彼此都是一样的。富贵贫贱等等也没有不一样的。按社会学说起来，人人都是有衣穿，有饭吃才对。为什么大大的不然？富的富得不得了，穷的穷得不得了，这是什么原故呢？我想社会上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只知道役使一般苦同胞，为他们作奴隶牛马，还要“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年境好的时候，还可以将就过去，若是年境不好，那就不得了啦，“赤地千里”、“饿殍载道”，若再有武人兴动干戈，那又“杀人盈野”、“鬼哭神号”，了。这种情形，说起来真令人“痛澈心腑”、“泪随声下”呵！照上文看起来，灾民是生下来就是

灾民吗？不是！是替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受灾罢了。所以简单说起来，就是因为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才有灾民，资关天的什么事。

社会上既有这般没衣穿，没饭吃，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灾民，我们有衣穿，有饭吃，一家团圆的，对于这些灾民应当怎么样？我想我们四万万同胞，彼此都是亲兄弟，难道我们就忍心看他们饿死、冻死吗？万不至于这样！一定想法子去救他们。但是我们怎么去赈救他们，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自从灾民问题发生以来，各慈善家，各报纸，发表的意见，真是不少，似乎用不着我来废话了。可是我心里有一番意思，不能不写出来给大家讨论。

现在赈灾的团体，各处陆续发起，一天多似一天。捐助的一千八百拿出来，十分踊跃。这种“急公好义”的现象，真令人佩服得很。但是仔细想想，赈灾怎么赈法，钱怎么捐法，怎么用法，我真有点疑惑。我们中国人办事“虎头蛇尾”、“利心太重”，无论社会上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出来，都是这样。可是赈灾这件事，不比别的事情一样，一定不会有这种无心肝的人。但是我终究不信，不会没这种人。可是我盼望不会有这种人。

办事的人，我们不管他们如何。我们单就赈灾一方面说，现在赈灾的办法，真是多极了。但是总括说来，大概都是不彻底的多，彻底的少，是目前办法，不是将来的办法。我以为这种赈灾法，万办不到好处。何以见得呢？我要说他做不到好处，先要说他们如何的办法。他们的办法不外施钱、施米、施衣，等等一些皮毛办法罢了，何曾想到根本

的打算。试问一般没有家，没有粮，没有钱，没有牲口，全体破产的灾民，每人给他十元、八元，就能养家活口吗？况且还得不到十元、八元呢？这种办法，我敢下一个武断的批评，这种徒顾目前的办法，一定“劳而无功”的。那末死的还是死，饿的还是饿，卖子女的还是卖子女，做土匪的还做土匪，变为娼妓的变娼妓，结果灾民依旧是灾民。我们就不赈救了吗？不是这种说法。我们须要一面极力的去办目前的赈，一面设法救他们的将来。但是救将来的办法，说的人也不少。譬如吴子玉副使提议修筑烟滩铁路；徐世章提议开运河，这都是以工代赈的顶好法子。我是非常赞成的。我既是赞成，所以我希望以工代赈的团体。修筑铁路、开运河、垦荒；……多多的发现，早早的成立。

说了半天，光是说赈灾，对于灾民的本身，应该怎么样呢？说起来真是长得很。简单说就是要有彻底的觉悟。我们为什么终年的劳动，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终年的安乐？为什么我们就穷的没吃没穿妻离子散？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就坐汽车，打麻鹊牌，吃花酒呢？他们的衣食住一切都是他们的吗？不是，是我们一般苦同胞的。是我们一般苦同胞的血汗。那末我们就永远应该受他们的支配吗？要知道，若是再不设法子来对待他们这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以后就没我们苦人过的日子了！苦同胞们！你们想想是不是呢？应该不应该想法子对待他们呢？对待的法子，我胡写了几条，列在下边，请大家讨论讨论。

（甲）团体方面的：

（一）组织农团

(二) 设立农事改良所

(三) 设立乡村银行

(四) 设立乡村医院

(乙) 个人方面的：

(一) 尊重自己的人格

(二) 求农业上的知识

(三) 要存一个国家观念

(四) 打破部落的思想

(丙) 事实方面的：

(一) 不缴纳不正当的税

(二) 不当野心军阀派的兵

以上几条，似乎说不到赈灾一方面了。可是我们试回头想想，我们中国的农人，对于这几条怎么样？没有。那末我这几条虽说是对待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的，但是仔细研究起来，简直是无形的赈灾策咧！

我是一个中学生，知识有限得很，“眼光窄狭”、“理想简单”，没什么好法子替苦同胞们打算，拉杂写了些人云亦云的话来，实在惭愧得很。

还得望大慈善家的指教！

苦同胞的原谅！

(《**史民号**》1920年10月10日山东省

立第一中学出版部出版)

(编者按：邓思明即邓恩铭)

改造社会的批评

邓恩明

社会是人创造的，故一代的社会情形，与一代的社会情形，必不相同。在这不同之间，就发生改造这件事情。改造有没有价值，就看他对于当时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凡不根据当时社会情形而产生出来的改造，在社会一方面，绝对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不但没有效果，并且一定要失败的。

自从新思潮流到中国以后，社会上就有了一种不安静的样子，于是改造社会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按我们中国的社会情形说起来，这种改造的事情，一定免不了的，那么改造社会这种事情确乎是我们中国的一线生机了，但是仔细研究起来，高唱改造社会的，大概分以下几种：

(一) 实行的

我们中国是一个老专制的国家，阶级不平等，贫富不平等，男女也不平等。那么，阶级高的，就可以压迫阶级低的；富的，就可以役使贫的；男的，就可以玩弄女的。这种事情，在专制盛行的时代，社会情形如此，所以阶级低的，贫的，女的，无论受什么压迫，受什么痛苦，只有忍气吞声，受社会的支配，受不平等的待遇。他们没知识，没机会，所以也就糊糊涂涂的，一直到现在。但是从青年五四运动以后，东西洋社会学输到中国，于是一般受恶社会支配的——阶级低——贫——女子——人，都大半起来高唱改造社

会。于是，罢工啦，罢市啦，罢课啦，家庭革命啦，社会公平啦，这种种的事体，种种的声浪，充满了我们的耳鼓。象这（样）的改造社会，实地练习，是实在的，是改造社会的先驱，是极有希望的！

（二）空谈的

这空谈的改造社会，与上条大大的不同，大概这一类的人，都是有知识的。当社会学说初来的时候，他反对比谁也厉害，到后来看看不行，于是顺风转舵，由反对的态度，一变而为赞成者，于是大张旗鼓，出杂志，出日刊，鼓吹的比谁也厉害。然而细细考查起来，他们真正提倡改良社会吗？真正的为一般受压迫、受痛苦的苦人出力吗？依我的眼光看起来，一定不是这样。某日刊上说：“上海提倡改造社会的人实在不少，但是说人话，不作人事的也多，嘴里说劳工神圣，但是出门，非坐洋车汽车不可；嘴里说妇女解放，其实家里老妈子、丫头都有，若是高兴起来，赌，吸大烟也干，出杂志，出日刊，不过是出风头，金钱问题罢了”。研究怎么样？依我答来，与某日刊上说的一样，一件神圣的自由恋爱，他们竟当作情欲来看待，其他可想而知了。咳！象这样的人大声疾呼改造社会，充满肚子的鬼心肠，只叫人家改造，自己不改造，这样空谈的改造，不如不空谈为好。

（三）盲从的

世间事情多得很，有好的，有坏的，有适于这时代，而不适于他时代的；有适于这个社会，而不适于那个社会的，我们倘若不加一番研究，难免不走入盲途的。何况这样茫无边际的社会问题，若是我们不去研究，那更是要入五里雾中了。我们中国讲社会学的，没有几个，就是现在讲社会学

的，也不过是学人家的皮毛，究竟哪是好，哪是坏，恐怕不十分明白。那么，我们一般要去改造社会的，不能不仔细想想，要知道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来，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情况既是不同，那么，在西洋社会适合的，拿到中国来，更是洪水猛兽了。所以我们研究一种学说，必定要拿来与我们的比较，究竟不同之点在哪里，然后取长补短，才不至于徒劳无功。不能人家说无政府主义好，我们也说好，人家说共产党好，我们也说好，人家说公妻好，我们也说公妻好，人云亦云。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依我们答案：不唯不能实行，恐怕还落得一个过激党的头衔，象这样的盲从，社会上一定不会受他的利益。那么，社会上也一定不能容他的。所以现在 we 一般高唱改造社会的，总要多注意实际上才好。

由以上几条看起来，改造社会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不能不看看人家怎样改造？我们怎样去改造？人家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人家是实行的吗？还是空谈的呢？或者是盲从呢？所以我希望，我们还是高唱改造社会的一般人，我们既是感受种种的痛苦，中国的社会一定是要改造的，但是我们去改造非脚踏实地从事不可，若是不然，恐怕我们改造社会不了，倒被恶社会支配。那么，这改造社会这件事，至少也要迟下去数十年，我们就是罪人了！

（《勸新》第一卷第一期，1920年12月15日）

济南女校的概况

邓恩明

世界上各国的女子教育，要算中国为最坏；而山东这个地方的女子教育，又是中国中之最坏的了。自从新潮流到中国以后，各地方对于女子问题，非常注意；于是各地的女校状况，各种出版物上都常常登载。济南是山东的文化中心，这个地方的女校怎样？至今还没有人把他写出来，实在可怜的很。这种文字，本应该是女学生自家作，不过山东的女校情形，与别处不同，实在没法请她们作；所以我只得乱七八糟的作了。但是我是一个男学生，说来不免有差错的地方，我希望女校中有人出来纠正，或者作一篇更详细的调查，那就好得多了。

山东女子教育不发达，济南虽然是山东的文化中心，稍好一点的女校，只有师范一处，职业一处，蚕桑一处，小学四处，合算起来人数不满一千。若大一个济南，受教育的竟如此，山东的女子教育可见一斑了。

现在济南的女校，要算女子师范人数最多，共有学生三百多人；其次的就是竞进小学了。至于职业、蚕桑及崇实商埠女子小学，都是差不多的人数。论到各校的程度上来，女子师范虽然在山东是独一无二的学校，可是学生程度，好的实在很少。所以毕业出来，能升学的极少，至于能当教员的，也不很多。除此以外，大多数的学生，就去过那地狱生

活了。我想不能升学，是她的功课不好，程度不够，和家庭的束缚。但是这些过错，我们不能归咎于办女子教育的先生们，为什么呢？山东办女子教育的先生们，若是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办女校？办女校做甚么？恐怕他们一时答不出来，这不是挖苦他们，确乎是实在的情形。象民治报登载“某女校近闻三则”，内中说他的教员，不赞成打破贤妻良母的教育，于是学生自治会来信更正，讲演员周女士也来信更正；如此看来，女师的教育似乎不错了，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大大相反。因为甚么大大的相反？我想一定是课程的问题（留待B条详述），既是功课的问题，试问，是不是办女校的先生们的罪过？

竞进、崇实、商埠小学，师范附属女子小学，这四个小学，都是公立的。竞进，有三百多人，余都是一百多人，这几个学校，办的还算不错，所以毕业以后，能升入师范、蚕桑的很多；升别处的师范中学及实业学校的也有。

蚕桑学校成立了不久，办理的人也不认真，社会上可说是没受他的一点利益。职业学校，稍认识几个字的，就可以进去；因为他的目的，不在造成高深的人才，所以不得不这样。据他的校长说起来，凡在他这学校毕业的学生，没有一个不能在社会上营独立生活的。这话未免近于虚夸，但是比较起来，的确好一点。

以上所说的，是著名一点的学校的大概情形，现在我再将各校的概况，分为几方面说：

(A) 学校方面

A、教职员

学校是一个大家庭；在这家庭里边，有父兄，有子弟，

学生就是子弟，教职员，就是父兄，应当彼此相亲相爱，和衷共济才对。那晓得山东的学校大大的不然，而尤以女校为最，再加上男女的界限，所以教职员是教职员，学生是学生，完全无所谓感情。有人说：“教员混薪水，学生混文凭”，这话未免过于挖苦，但是仔细观察，也并非无因。教职员既是与学生无感情，所以对于功课上，不是取强迫主义，就是取放任主义，每月只要得到几十元大洋，学生的功课，那里还放在心上，因此学生的功课，无论怎样坏，自家也莫明其妙，一方面不管，一方面不问，糊糊涂涂的干上了几年学校，有一出校门，什么也不知道的。这是什么原故呢？我们对于这件事，又不能不怪这些先生们了。你看一般教职员们，俨然以老师身份自居，于是抱着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妄念，学生见他，又是气，又是怕，那里还敢问他；就使有人问他的，恐怕他也不大耐烦，所以学生越怕他，他越觉得真正令人可怕，其实学生真怕他吗？当面虽然不敢说什么，恐怕背地里不知怎样的骂他。照以上看起来，山东的女子教育不发达，是不是这些教职员的过错，女学生对于他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对于他们应该怎么样？他们自家也应该怎么样？

B、功课

济南的女校，除小学外，女子师范，女子蚕桑，表面看来，他们的功课也很完备，但是实际上一样也不好。现在无论那个学校，都提倡智——德——体三育并重，但是他们怎么样呢？以智育而论：国文明顺的很少，英文好一点的能作几句极简单的句子，其余恐怕只识几个字母罢了；说到数学，代数、几何、三角等，武断批评他一句，毕业生恐怕还有不知

道什么东西的。德育怎么样，在这里不说，留在学生方面再论。再就是体育，各校都有这门功课，但是课外的运动太少，几点钟的柔软体操，实在生不出好效果。说到这里我要对办女校的先生们说：学生来学校，是为求学来的，学校既是有这一门功课，就应当实实在在的教授，不然，象这样有名无实的学校，简直可以关门，免得贻误人家的大好光阴，耗费有用的钱财。

C、管理

济南的女校，大都是用专制手段对待学生，所以女生的自由权，完全归学校掌管；一举一动，非经学校允许不可。例如有男人来访女生，不管他与女生有如何密切的关系，照例要经过那儿层卑视人格的专制手续，经校长批准，才可见面。我没有去过，我听人家说：真正难见，比属员见上司还要利害！还要加严。再举一个例：检查信件，这椿事，在学校方面，固然是“防微杜渐”无所不至了。但是，我想这实在是蔑视女生人格的一件事；何以呢？，男女都是一样的，彼此立于平等的地位，何以男校不检查信件？女校检查信件？若是男校检查信件，我相信男生一定起来反抗。所以我希望济南的女生，对于检查书信这件事，要看作莫大的耻辱，要起起来反对。把那“不自由毋宁死”的念愿，我想终久一定有可以达到目的的时候。再我就希望办女校的先生们，自家想想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男子的信不检查，女子的信要检查，这是如何的不平等，如何的不自由，先生们要问问良心呀！

(B) 学生方面

济南虽然有千余女学生，恐怕自家明白为什么读书？读

书做什么的很少，就是他家里送他来读书，也恐怕不明白读书是为什么。所以这一般女子，顶好的能到北京女高师。但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读书？；读书做什么的旨趣？又加上家庭的束缚，环境的压迫，所以虽毕了业，对于社会上没有一点贡献，这样的算是受教育吗？

民治日报上有一篇报道的W·P的“女学生的特征”可以参考一下。

(C) 女学生对于社会的活动

中国的男女学生在社会上活动，大概都是从去年五四运动以后才有。别处的女生，大多数是同男生一时发动的，唯独济南的女生不然，无论什么事，都不敢同男生取一致行动，所以处处落人后，处于被动的地位，就是组织了一女界联合会，但是不久，就无形消灭了。我写到这里，我生一种怀疑，女生为什么这样？难道他们真不能到社会活动吗？我想总不外以下几个原因：

- (1) 教育不良
- (2) 社会黑暗
- (3) 环境压迫
- (4) 互助力薄弱

有以上的原因，就有这样的效果；但是我们实在不能埋怨他们，只有可怜她们，应当想法怎么为他们的助手，去战胜种种的恶魔。

(D) 女生对于新思潮

济南的女校，都是持禁锢主义，所以只要女生低头窗下，终日在故纸堆讨生活，他们就喜的了不得。外边的新思潮，无论怎样澎湃，他们塞耳不闻，就是有几位学生，想去

尝试尝试，就遭师长的谴责；家庭知道，就说是大逆不道，同学背地里就冷讽热嘲，甚至于有当面骂她们的。唉！办女校的先生们，你们对待她们看卑劣的小说，不加检查，对于新思潮，就好象洪水猛兽。我想你们既是能以看卑劣的小说，一定是可以看新出版物的。可是你们为什么不看呢？要知道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种种事体，都是要你们自家作的。社会上谁是你们的助手？谁是你们的良朋？不用光指望别人帮你们，说句利害的话：社会上的人，不大多数是压迫你们的，是玩弄你们的，快快起来罢！

（原载《勸新》第三期山东教育号（二）1921年1月15日）

女子教育

今日感想

又 铭

处在这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除了一般勾结洋强盗抢掠中国的军阀官僚和甘心媚外的洋奴与依靠军阀官僚而生活的政客们外，只要不是耳食与近视的人，随时随地都感到国破家亡之将至，尤其是在年底结帐时使我们感到异常的恐惧与痛心。

数次的热血与头颅换来的中华民国，到于今足足的十二年了，但在这十二年中政府给人民的是什么？不过兵灾匪祸与横征暴敛罢了。平等自由……不知尚寄居那里呢？一股洋强盗更变本加厉的乘火抢掠，临案通牒、铁路共管，长江联合舰队与广州海军示威，这些都是帝国资本主义的国家洋强盗们给我们的亲善之礼。旧仇未雪，新耻频添。我们的国家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三户亡秦”偌大一个国家岂有就此灭亡之理。不过如何才能使他不亡，我不免要对于我们驯如羔羊的中国人说几句话了。中国何以乱，不用说是专横的军阀与顽固的官僚无耻的政客作的孽了。但权威与势利迷住了我们一般人民的知觉，不归罪于军阀官僚与政客而反埋怨革命的党人。不思所以推倒军阀之道而骂革命党人之捣乱。驯如羔羊的人们，你们须知民国的江山是谁给你们打回来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谁的主张？你们须知道，现在一般军阀官僚都是满清的忠臣，民国的罪人，专制余孽那配治理民

国，专制余孽盘据的政府，如何会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施。所以，军阀存在一天，国家多乱一天，想得国家统一和平与独立，只有推倒军阀政府，建设真正人民的政府，只有真正人民的政府，才会给人民以平等自由……

军阀是和洋强盗互相勾结的，所以我们不仅推倒我们“罪孽深重”的政府，我们还要同时打倒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这些恶魔一日不灭，不但中国永无和平的希望，世界也一样永无和平的日子呵。

现在洋强盗们正预备和我们的革命政府厮杀了，以如狼似虎的强盗和我们的势力薄弱的革命党相抗，就实力论，当然敌人超过他们。但公理总有战胜强权之一日，那末此次即使失败了也是不要紧的，只要我们打定主意，继续帮助我们的革命政府，终有达到目的的一天。驯如羔羊的人们，你们要去配一副“真是真非”的眼镜来戴着，把事情看个清楚，切不可拿成败来论人，更不可拿成败来论国利民福的主义。

劳农的俄国是俄国全国无产阶级打出来的，独立的土耳其是全土国的人民打出来的。所以，中国的和平统一与独立除了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一齐向本国的军阀与外国强盗进攻以外没有第二条生路。

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速联合起来呀！

十二年最后一天在青岛汇泉

（原载《胶澳日报新年增刊》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一日第五页）

杂 感

校 长 和 日 历

铭

反对男女同校的已经是昏蛋了，反对学生用印有一个美人的日历的某中学校长，不更是昏蛋的蛋吗。我不知道这位大教育家拿什么理由来反对学生用印有美人的日历，这样大教育家的心我们小愚民实在难以猜想。不过他反对学生不应看见美人，就是反对男人不应看见女人是一定的了。如果我的这点瞎猜想不错，这位大教育家未免不彻底了！他应根本的反对社会上的男女，因为日历上印的不过是一些颜色和白纸，并且不一定印得美，社会无处不有活的美的女子，你禁止学生不看纸上的美人，如何能禁止学生看社会上的活的美人？即使你能禁止学生看见社会上的女子，决不能禁止学生看见他自己家里的女子。那么这个办法也不彻底。还是想更彻底的法子才能免去男女相见。那只有反对人类存在了，因为男女都不能单独生存。横竖这昏蛋的人类作孽也太多了，一古脑儿消灭了也好，免得再作孽。所以我很盼望这位大教育家采取这个办法才算是彻底的办法。如果仅仅的反对学生看日历上的美人，那真是太昏蛋了！

（原载《胶澳日报副刊》（十七）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一日第七页）

青島劳动概况

又 铭

青島不仅是山东一个重要的地方，在北方说起来，也是数一数二的。但他的重要是非军事的，乃是工商的。因为处此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势力布满了中国内地的时候，这几座死炮台是没有用处的，即使恢复德管时状态，也无济于事，何况一般人所讴歌的华会还规定不准用为军港呢。所以我说他的重要是工商的，因此我们有知道工商概况之必要。但商非本文所注意，兹不述。故仅就工界略说其状况。

在未说目前状况以前，谨先略述德日管理时代之状况。

暴德之占领青島，其目的固不仅专为作其在东方侵略弱小民族的海军港根据地，但在这十几年占领期间，看他的一切设施，不能不说偏于军事方面。因为他偏重军事无暇顾及其他事业，故青島除四方机厂规模较大，工人较多外，没有很大的工厂，因此工人当然不多，不过大鲍岛由数十人或数人的小铺面数十家罢了。东镇工场地之丝厂、油厂、火柴公司、四方沧口之纱厂，在当时一家也没有。所以德管时代的青島，因工业不发达，工人是很少的。

日本占领青島，他的军事侵略远不如他经济的侵略之甚，故他占领青島虽仅八年，但纱厂成立了九个，油厂八个以上，火柴公司五个以上，丝厂三个，其他小工厂若干。因工厂如此之多，劳动者在青島的人口就占了可惊的数目了。

中国收回青岛不到一年半，为时不多，故诸事无甚变动，故述目前的劳动概况与述日管之最后一年无大差别。兹概述于左：

1、工人总数

工人积聚得最多的要算纱厂工人，计纱厂九个，每个平均三千多人，合计约得三万。成年工人占三分之二，青年工人占三分之一，而女工又占成年工人十分之一。其次是四方机厂约二千人，码头搬运夫约一千人，油厂、丝厂、火柴公司工人约五千，小大车夫和洋车夫约六千，水道、电气、电话约一千，理发约一千，其他车站运夫、洗衣局、成衣铺、小工木匠、石匠等零星工人，合计总不下五千。总计约有四万多将近五万人。这是真正工人。这些工人除了纱厂工人和搬运夫、小工、洋车夫、大车夫等多半没家口外，其余的工人均系有父母或妻子的，他们的父母或妻子都是靠他们微少的工资度日，所以他们也算在工人中，因此青岛三十万人口中，工人占半数以上实不为多。

2、工人生活状况

工人生活之良否是以他们所赚的工资多少而定。因此他们的生活大概可以分为三等：

(甲) 工人中赚钱较多的要算机器工了。他们的工钱每日至多一元二角；因此他们的生活比较略好。不过在这百物昂贵的青岛，一个人倒还不打紧，若是有父母妻子的，那末他们的生活也就不见得好了，能维持一人不冻不饿就难于其难。这种每赚日一元二角的工人，在工人中不过占百分之一，所以这种生活在工人中是极少数的人才能得着。

(乙) 这种工人也是不多，他们赚的钱省着用仅可维持

两个人的生活，那也就不容易了。这种工人只限于四方机厂、铁路工人和一个分油厂、丝厂工人，其余的还是归到第三等里去。

(丙) 我们要想知道大多数的工人生活之困苦，必先知道在青岛每日每人的必需的最低生活费。锅饼是下苦力人中最普遍的食品，他们每人每日至少要吃三斤，而每斤卖十八个铜子，三斤就合一吊一百文，再吃点菜，每天非一吊三百文不够。但他们每天至多不过赚三毛五分钱，仅仅够吃，所以一切最低的必要费用如：住房子，剃头等还得从每日极力节省下来，至于想添些衣服鞋袜那简直是不可能。所以他们的住处是极黑暗，污秽的窝棚，光线不足与空气之臭腐，再再足以使他们康健上受影响，①常常生病。但是他们生病是没有人管的，他们病中费用当然没有，必须向工友中分借，借债的结果更使他们日处于不足自给的恐慌，悲惨的命运就跟随他们了。这种悲惨生活的工人最多，恐怕要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尤其是柔弱的女工与童工，他们的生活有特别述说的必要。中国妇女因缠足的原故身体异常软弱，六小时的工作她们已经不能胜任了，何况十二小时工作以外还继续添作夜工。她们的健康就好似秋风扫落叶一样，病魔就立刻来缠绕她们了。但是这种状态经她们一次罢工，已经打破了，可是十二小时的工作还是牛马般的负着。这样的女工大半是纱厂和丝厂居多。再说纱厂童工，童工的痛苦比女工要利害百倍，他们大概是不满十八岁的小孩子，从乡间被人骗了来的；他们到厂后过的完全是小牛马的生活，每天赚的至多一角八分钱，作十二点以上不能胜任的工作，分两班，从早到晚，从晚到早，尽站在不见日光，不通风的污秽屋子中，

呼吸棉絮，一点儿空也没有，因此说不上休息。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白开水。他们物质上的营养不良，精神不舒畅，又加以沈重的工作，所以把一群可爱的小孩都养成乞儿不如的一般小病夫了。童工的生活几年来都是如此的悲惨，直到现在还是那样。嗟！万恶的资本家！

3、接收后一年来的罢工潮。

青岛工人在德日管领时代处于异族高压之下，无论怎样受苦，是不敢有所举动的。自交还中国后，一般工人对本国政府怀有无穷希望，那晓得万恶的本国政府，不但辜负——他们的希望，德日时代工人应有的利益反被剥去，因此工人对万恶的政府起怀疑，由怀疑而进于反抗，此青岛一年来罢工风潮之所以时有所闻也。兹将其胜利与失败分述如下：

（甲）胜利的

一、收回后罢工最先的要算洋车夫了，他们因为车租太贵，每日所赚的除交付车主七角外，不足以维持一人的生活；这是说情形较好的，如若情形不好，不但拉不出吃的来，连车租都拿不上。所以他们相率罢工，结果总算得到胜利，车租减半。可惜他们说将在胜利后组织工会，至今还在过散沙的生活。

二、四方机厂。他们因为工友被开革而罢工，全体排队到管理局要求恢复工作，结果得着了胜利。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因年终奖金有不发的消息，他们又罢工了，但没有象上次的举动，结果也得到胜利。

三、电话局工人。他们为要求平等与增加工资而罢工，司机生也跟着罢工，经过四小时的罢工，即得胜利。

四、港工。因为裁减工人而罢工，相持半月，结果不裁

工人，但一面减少工作时间，一面即减少工资。他们这次虽表面是得了胜利，其实是失败了。

五、纱厂女工。他们因不堪继续夜工之苦而罢工，结果是胜利了，但十二点钟以上的工作，仍盼她们要求减少才好。

(乙) 失败的

罢工失败很少，大概只有鞋工了。他们因生活程度日高，而工资如故，不能维持生活，故相率罢工，但因为他们平日没有余钱储蓄，事后又没有人援助，故终于失败。

4、工人组织

青岛虽然有许多工人，但他们绝少严密的组织，就是不严密的组织除了四方机厂工人圣诞会外，也再没有第二个。即此不严密的四方机厂工人圣诞会，此刻铁路局摧残也不象样了。瞻望前途，不胜忧虑！被压迫的兄弟们，努力团结呵！我们要团结才有力量，有力量然后才能与资本家抗争呵。

原载《十日》第二十四期和第二十五期（1924.6）

①原文如此。文中除个别明显的错别字作了改正外，其余均依原文出，未作改动。

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之进展

一 民

近年来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之政治压迫，经济侵略，已到了蔑以复加的地步。而我国国民，除中国国民党主张民族解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始终不变外，其余大多数，均是混混噩噩，醉生梦死的。至于一般军阀官僚方仰外人的鼻息，终日借款购械，以残杀国民，不但不反对外人，且在那里感激外人的深恩厚泽呢。自从日本震灾惨杀华侨，塘沽日兵行凶，汉口田种香案，贾初敏案，北京李义元案，万县英舰长逼杀华水手案……等等事件发生后，外人视中国直殖民地之不若，如是醉梦中的大多数国人，也渐渐觉悟，知道中国快要亡国灭种，所以也高呼反帝国主义运动了。

日前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会成立后，各地亦开会响应，上月三十一日湖南各界已成立分会，而济南各界亦拟于九月七日（辛丑和约签字日）举行反帝国主义大示威运动，青州商学界日作亦发表废约运动宣言。这种现象，的确是国人感觉外力压迫之痛苦，不得已而起之一种反响，并非排外仇外之无理举动。使列强鉴于吾国民气之不可侮，毅然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国际间民族间，均平等待遇，则吾国民当认有最惠国，共谋提携，又何忍表示反对呢？兹并将青州商界宣言，附录如下：

万恶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蛮横已极，肆无忌惮，其

侵略政策，简直看中国已是他们俎上之肉，我们实在不能再作城口的金人，而忍此践踏摧残了。然而中国人奴隶性根太深，及受了一般不问政治不顾现实只求精神快乐的所谓文人学士们的蛊惑，所以瓜分的局势无论如何紧张，死沉沉的民气仍然如故。虽有一般觉悟分子，力竭声嘶的叫喊，想转换这死沉沉的空气，群起反抗，群起斗争，以图我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平等，仍然以压在头上的几条锁链太重，难得挣扎，难得翻身。北京政府及北洋军阀只会对内剥削人民，威逼杀戮人民，对外向他依以为生的洋祖宗作揖供奉，岂敢替国人争一口气，我们自己干起来，还要遭他的制止。恶汹汹的列强，挟着以“武力”及“资本”两个大棒。利用政府的糊涂，和人民媚外心理，缔结的压迫我们到亡国地步的条约。继续进行更狠毒的侵略，经济侵略，国际帝国主义托辣斯的共同侵略，那能让我们任意活动。所以我们的“挽回主权”的呼声，也曾喊到太平洋会议席上，但是他们哪里睬来。想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非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华民族得不到独立自由，及在国际上的平等。我们应该明白，非（一）革新政治，（二）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者，向国际帝国主义者猛攻，不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北京八大学校联席会议发表一通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且殷以德俄协定为言。坠在大雾里的北京，放出这道闪烁的电光，指给国人一条明路，真是大好现象，真是中国还有希望的吉兆。我们万不可以专以为敲竹杠出风头的什么会什么社同样看待，的确是救中国一付良剂。青州商学联合会，要接引这电光到死气沉沉的青州、山东，闪烁闪烁，照耀照耀，省得终究在黑暗的夜晚摸，昏沉中的睡乡里做迷梦。并且助

燃这明光照得更远,更光亮,满射到人的心坎里,以图我中华民族独立在光明和霭的大陆上,得到国际上的平等,享人的生活快乐。所以我们正式加入,同他们合作。更望各界同胞,一齐起来作成联合战线,共同推翻撕裂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山东青州商学联合会启

(原载《十日》第31期1924年8月5日)

胶济铁路总工会代表泣告书

全国男女同胞乎，在此外人横行，到处屠杀同胞之际，抑知青岛之事件否？五月二十九日青岛日纱厂工人死于枪弹之下者六人，重伤者十七人，被捕者七十五人，押解回籍者三千人。不料本月二十六日又遭摧残，计被枪毙者有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君，工会职员王伦君，被捕者二十五人，因通缉而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呜呼惨矣！彼被害者何罪？爱国实为其罪；不甘受日人蹂躏，奋图自存，亦为其罪耳。回忆青岛一隅，幸赖国人历年之奋斗，更不知经几许之牺牲，始得由日人手中收回。谁知收回其名，而青岛人民实尚直接间接受日人之摧残屠杀，如亡国奴者然。国人虽集其视线于沪汉粤各案，而青岛人民亦同为爱国同胞，亦同为爱国而受世所罕闻之屠杀，当此国人热血沸腾之际，谅亦不能淡然置之。兴泉、宪春为胶济铁路工人之分子，九死一生幸得逃脱，受全路同人之托，不得不将青岛屠杀事件之真相，为我全国同胞泣泪陈之。查日人在青岛四方境内，开设内外棉、大康、兴隆三纱厂，平日虐待工人实属暗无天日。工人在厂工作者，每日作工十二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一角，工资如此低微，其何以为生。工人稍有过失，动辄罚薪，疾病生育亦不给假，十天不到厂即行开除，因公受伤及残废者亦不抚恤。男女工人多有倒毙厂中者，然亦不过给予二十元而已。厂中并无吃饭之休息时间，一面摇铃一面吃饭。“中国奴”、“亡国奴”是日监工平常辱骂工人之名词，殴打工人则拳足交加，

皮破血流者几无日无之，而尤以十龄童子、缠足妇女，或因饥饿或因精力不支，稍示疲倦，即受重殴。冬天则捉工人之颈，置之冷水管之下而淋之，必至鼻破血流，浑身结冰而后已，此则尤为日厂之特刑，幼童妇女因不胜任，昏倒在地者，亦被视为假装而受殴辱。凡此种种，数不胜数。呜呼，人世间最腐败之监狱，最恶毒之刑罚，又孰有甚于此者。彼千万工人妇女幼童，亦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只因穷困之故，乃不得不卖身以图自活。国人若深悉同胞中竟有受外人若是之蹂躏者，想当无不叹息流涕，而寄以深厚之同情。迨至本年四月间，日纱厂工人已是忍无可忍，死中求生奋起而为秘密之结合，不幸又为日人所知，竟私行捉拿工人，拘禁厂内，毒刑拷打。此种非法行为，我国官厅不但不予工人以保护，反误信日人之妖言，遣派军警，密布工人住所及工厂，为助桀为虐之计。工人于万不得已之中，遂一致罢工。日人鉴于工人之愤不可遏，亦不得不为暂时之相当让步。然犹不甘心，非置我工界同胞于死地不可。一面百计破坏工会，强迫我国官厅予以封禁；锁闭工厂，驱逐工人出厂，一面又由日本政府派遣军舰到青，威吓我国。军警包围工厂及工人住所，实行屠杀，故有五月二十九日之惨案发生。死者六人，重伤十七人，轻伤无数，失业三千，被捕七十五人，而为日人所暗杀，抛弃海中者，尚不知若干人。工人住所均被军警包围，形同监禁，不给饮食，压迫上工。日人自知残暴太甚，遂又严禁报馆登载此种消息。意欲一手遮天，使此惨案之真相，无由披露于世。我胶济路工人鉴于界同胞之受日人蹂躏，曾予以经济之援助，因亦遭日人之忌，而为我国官厅所封闭。迨至沪案发生，我胶济路工人，激于义愤，遂又组

织沪案后援会，冀使全路工人每月每人捐助一天工资，曾集有成数寄沪。而青岛日纱厂之死伤被捕失业者，亦不忍坐视，亦设法予以救济。而我国官厅始终受日人之愚弄，不惜以同胞为仇敌。因是凡与青岛被害同胞鸣不平者，即视为扰乱治安，辄遭严重究办。而在枪弹之下被迫上工之纱厂工人，则一面被军警严重监视，如防盗匪，丝毫不能自由；一面日人则厉行开除政策，平均每日失业者在四十人以上。如是日人更肆无忌惮，恣意虐待，为出品计，竟于如此炎热之天气中，放开蒸气管，因此工人因受热而病而死者，又实繁有徒。打骂工人，更为厉害。工人虽明知反抗必又遭屠杀，然左右均是一死，故又于本月二十五号罢工。乃张宗昌亦不惜受日人之愚弄，下车伊始，即武装强迫工人上工。胶济路工之沪案后援会，因属以经济援助沪上工人及青岛纱厂工人之故，又为日人之眼中钉，于是运动张督于二十七号武装解散胶济路工之沪案后援会，及纱厂工会逮捕工人二十五名，于二十九号即枪毙登载爱国消息之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君、工会职员王伦君，始终未宣布罪状，并通缉工人至数百名之多，即以青岛胶济路四方机厂而论，因通缉而逃窜者达六百余人，纱厂工人之被开除遭毒打被通缉者，更不知若干人。当胶济路工之沪案后援会被武装解散时，四方全镇在包围之中，完全断绝交通至两日之久，全镇均被搜查，凡工人家中，多搜至四、五遍，工人多受殴打，妇女亦多受侮辱，至于杂物损毁遗失更不计其数，即胶济路工之沪案后援会内之聚集捐款约二千元，准备即日寄沪者，亦全数遗失。现仍在通缉捕拿工人，甚至工人偶语必禁。呜呼天下之黑暗，可谓无以复加矣！在日人素视青岛为其囊中之物，安肯泰然失

之，故必杀尽青岛之爱国人民而后快。国人对之，惟有卧薪尝胆，一息尚存，亦必誓死反抗之。独我国当局竟不惜为日人负屠夫之任，此则更可痛者，亦为我国人所万不能忘者。兴泉、宪春身经其境，深知青案之重大，实不减沪汉粤各案，务望国人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之谊，奋起援救，借解数万工界同胞之倒悬。兴泉宪、春虎口余生，欲哭无泪，用敢将经过真相哀告于国人之前。幸垂察焉！

胶济铁路总工会代表泣告

（原载《响导》第124期，1925年8月15日P·1141—1142）

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

向中央的报告

(一) 政局的分析

一、奉鲁关系：

张宗昌自从攫得了山东地盘以后，他和奉张的关系除了应付当前的强敌在军事上表现一致外，政治方面的暗斗，处处可以看得出来。远之如直隶地盘之争至今不息，近之如渤海舰队之争，现在全队已为奉张夺去。这都是最显著的事实。

本来张宗昌不是奉张的嫡系，奉虽明知张宗昌终究要离奉独树一帜，但处此大敌当前的当儿，亦无可如何；张宗昌虽欲完全离奉，而实力亦有所未能，故只好表面上维持旧关系，其实物质方面早已就各不相助了。

二、张孙关系：

张宗昌和孙传芳本来从前是死对头，自从孙败退江南以后，穷途来归，张宗昌欲拒不能，而孙传芳回苏心切，故所以张只要孙不攫取他的山东，他可以在物质方面替孙设法；而孙只要张能在物质方面接济他，他亦决不要此体无完肤的山东。他们就在这个条件之下相安一时了。

但是事实并不如此，孙张为了胶东陈以森之变几至决裂，若不是邓俊彦卖陈以森，张宗昌早就滚蛋了。孙的部下的

行动既如此，而孙除联络大商及豪绅外，并到处宣传他在江南怎样爱民，军队的纪律如何的好，大有双管齐下而逼张宗昌下野之势。不过自唐生智顺江而下，威胁南京，蒋介石下野，宁派分裂，孙以为有机可乘，于是舍体无完肤的山东，重来夺取肥美的江南了。

但是渡江失败以后，借休养补充之名，把许多疲惫之师都调到后方德州、平原、禹城一带驻扎，一切给养，都取给于山东，张因前方战事方殷，后方空虚异常，故亦只好挨骂替他筹款（新添客军过境捐，每粮银一两收省钞五元。现在孙传芳不同意客军过境捐名称，不知如何解决）。

三、张宗昌的实力：

张宗昌的军队实有多少，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号称十几军罢了。自从在江南被国民党的军队打败以后，已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了。后来虽有三个月的补充，但尚堪一战的，亦不过徐源泉、程国瑞、张敬尧、刘志陆、王栋、许锜罢了。这些军队都集中在鲁之西南曹州、陇海一带。后方则岱南、泰安一带有董鸿奎专剿土匪，但是没有损害沂山里土匪之毫毛；胶东有祝祥本卫队一旅，但是把胶州、高密的大刀会没法。鲁北有孙传芳之补充兵两旅，正在训练。东昌有阳谷、恩县几处的围城暴动，没有军队去镇压，也就可知该地的兵力了。只有济南驻兵较多，尤其是步骑炮工都具备的保安队一混成旅及警卫团，卫队旅实力较优而已。

四、张宗昌和日本的关系：

日本在民（国三年）把山东从德国手里抢夺过来，整个的山东又落到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掠之下了。过去许多统治山东的军阀，虽然也同样的要去仰承日本帝国主义

者的鼻息，但是没有比张宗昌之恭顺到这步田地。张宗昌虽不是奉张嫡系，但在外交上是和奉系一致的，更加以山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之中心，张宗昌更得仰其鼻息了。而日人为保障他侵掠的安全，故亦不惜在军事、财政、军械各方面予张宗昌以接济。因此过去在事实上表现了张宗昌奉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令，残杀青岛四方纱厂罢工工人，尊重日本资本家的利益，压迫胶州湾的盐户；在张宗昌溃败，山东将不守的时候，不但派兵到济南去代张宗昌巩固后方，并且改装到前敌去助战，很堂皇的美其名曰“参观作战”。至于张宗昌到日本领事馆去请命，更是常事。

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有如此的势力，故山东的矿、纱、土产，胶济铁路等重大产业，无不在他垄断之下，现在经济界亦为日人操纵。他之所以拼命地援助张宗昌，无非为此。

五、财政：

此外还有山东的财政已（临）绝境，因为山东在张宗昌无孔不入、层层剥削的财政政策之下，已弄到敲骨吸髓的地步。现在更加空前未有之五十六县大灾祸，任他张宗昌如何压榨，也是压不出来了。军用票虽然已全数收回，在民众中得到了不少的信用，但总不敌前敌直鲁军溃败消息传来影害（响）之大。现在省钞已跌到三四折，势将愈趋愈下，以至没有人接受。

上面已经说过，奉鲁早已在物质上不互相帮助，此时奉张自顾不暇，更不能来顾他方。穷苦的山东如何能供应这许多军队——直鲁军和孙传芳的联军！

六、直鲁军在陇海路溃败的推测：

山东外面对外的关系，里面自己的势力和财政理如上

述。在他未和奉〔冯〕战之先早，我们就早已推测他必败。现在陇海路已经大败了，他这个败是没法挽回的。因为他既没有一大队精锐之师调来援助，奉张自顾不暇，亦不能派兵助他，孙传芳的部队抵敌津浦路北上的南京军已嫌不足，何能分兵相助。何况孙军部下多有与冯军通款者，不但不能助张宗昌，恐将疑张即津浦线之孙（南？）军也。不过还有一问题，即张宗昌这次的溃败，日本帝国主义是否再出兵山东，观夫误国之言论及蒋介石之赴日，暗中似已妥洽，不至有第二次的出兵，但这亦不十分一定。

总之这一次冯张战争是冯的决死战，冯再打不出一条路即不足以自存。在此情势之下，张宗昌的山东决保不住，将来山东的统治必属之冯玉祥，这是有八九分的可能。

将来冯玉祥统治下的山东，其剥削农民及摧残工人，我们可以说比张宗昌的时代要有过无不及，不过方法较好一点罢了。至于对付本党，则更无疑义的是严厉压迫了。

七、山东今后政治斗争的总策略：

山东政治局面的趋势既如上述。所以我们的政治斗争的总策略行动方面应是：令各地有党组织的地方，立即开始领导农民夺取张宗昌军警的武装，尤其是要集中力量在已经暴动的地方，一方面夺取张宗昌武装促其速倒，一方面准备与冯军奋斗。在这些暴动中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杀官吏，杀豪绅，杀地主。

宣传方面应是：一方面宣传打倒张宗昌，一方面尤其是要宣传冯玉祥在河南剥削农民，杀纱厂工人三百余，杀红枪会数千，杀学生，还要继续打倒他，把一切军阀消灭，把一切官吏豪绅地主杀尽，没收土地，一切政权归工农兵，然后

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同时也要注意做反对国民党的工作，将国民党的罪恶尽情的向民众宣布。在山东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亦宜特别注意，尤其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二) 党的现状

山东的党自从今年五月事变后，对于党员的统计没有做，现在不过仅知其概数为一千五百余人而已（另有详表）。这一千五百余人多数是分布在胶济路沿线，少数是在鲁北、东昌、鲁南。成份是农民占百分之五十强，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强，其余为小学教员和学生。党员的文化程度除知识分子和少数铁路工人外，大多数的工农分子都是目不识丁。山东的党除了省委本着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改组以外，截至我离开山东止，各市县都还没有改组，原因是没有钱不能分头派人出去。

已成立县委的地方：淄博张、潍县、青州、寿光、高密、青岛、鲁北、泰安、东昌、济宁。

淄博张共有支部十，其中工人支四，农民支四，其他二。共有同学二百四十四，其中工人一百五十八，农民四十五，知识分子九，其他二十二。

潍县：共有支部七，其中工人支一，农民支六。共有同学一百一十一，其中工人二十一，农民六十七，知识分子十六，其他七。

青州：共有支部十六（成份不详）。共有同学一百七十（成份不详）。

寿光同学二百人（成份不详）。支部数目不详。

(三) 工农运动状况

一、工运：

山东自从一九二五年七月以来，一直沉寂到现在。铁路、矿山、纱厂中不但没有秘密工会的组织，甚至于党的组织亦空有其名了。以致津浦之一般工人起来要求发欠，我们的同志反指为反动派所为，我们不要参加；淄川炭矿工人暗杀包柜，我们的同志无动于衷。所以，在工厂中群众的表现，比我们的同志愤慨、勇敢得多，我们的同志不但不能急起直追，反不闻不问，更说不到领导了。但这种情形是山东整个党的保守政策的必然结果。

二、农运：

山东的农民所受的剥削，用（甲）于中国，那末，所受的痛苦当比任何地方的农民为甚了。所以，山东农民革命的情绪非常之高，革命的空气非常之紧张。今年的大灾祸使他们（二千多万，另有详表）不得不铤而走险。不久之前有阳谷县农民之围攻县城，恩县的农民与陆军冲突，胶县和日照、高密的农民大暴动，把这几县的警备队打个落花流水，大败而回，胶县、高密的警备队几乎完全消灭。现在还在与陆军相持着。听说张宗昌因战争不利，已把祝祥本的卫队从胶州调回，果如此，胶州的暴动不但要延长下去，恐势将向外蔓延。

以上所举的几处暴动，都是自发的，不是我们所领导的，不过发动以后，我们都派人去参加，一般农民都很接受我们的主张，找我们的指挥。现在胶州南乡的暴动，我们曾经派人去参加，不过接到的报告太简单了，现在不能详述。

红枪会和大刀会的组织，在山东除了大清河流域或登州府一带外，无处不有他们的组织。红枪会遍布于鲁北、鲁西、诸城、鲁南。而大刀会在胶东、莒县、沂水、日照、诸城、蒙阴、临朐、安邱、高密、胶州、即墨、平度一带大盛。红枪会之领导权大都属于乡村中的地主豪绅，他们的目的是积极御匪，消极御兵。但是在地主豪绅领导下的红枪会，从没有听到过和任何军队起冲突。而夏津、高唐一带曾有过若干次的冲突，但是他们的领袖就不是地主豪绅而是带土匪性的好汉了。所以，这不能为农民解除痛苦——苛捐杂税。红枪会领袖——地主豪绅，渐渐失去信仰，能御枪炮的鬼话，亦于机关枪之下陈尸累累中觉悟不少了。

大刀会虽不尽然是在豪绅领导之下，但少数的红旗大刀会是在豪绅领导之下的，这次胶东的农民大暴动，红旗大刀会就投降了张宗昌的军队，做了军队进剿黑旗大刀会的向导，而红旗大刀会的信仰在胶东农民中丧失无余了。（红旗会只剩五六百人，都投降了，结果当然是解除了武装。）

（四）空前未有之山东灾况

据华洋义赈会山东分会调查，山东省本年灾区结果：灾区共五十六县、面积二十四万余方里，占全省面积十分之六，灾民二千零八十六万零一百二十一人，占全省人口二分之一强，灾况之重，实空前所未有。该会已胪列表册，不日即派会中干事张述忱、美人候感恩，特赴北京向该会总会报告，请其向欧美各国募款放赈。兹录灾区情况表如下：

成原	灾因	被灾 县别	被灾人数	灾区内所 占村庄数	灾区内面 积方里数	平均秋 收成数
旱蝗者		禹城	212206	978	4075	一成弱
		武城	82664	176	2050	同
		滕县	440718	1103	11250	四
		商河	127880	422	2120	同
		临邑	78750	335	2075	二
		齐河	158125	519	3125	一成弱
		平原	116650	480	2375	二
		德县	176480	350	5250	三
		陵县	100745	280	2000	三
		鱼台	73362	394	2175	二
		恩县	60051	176	1200	五
		宁阳	141747	542	4062	二
		泰安	387500	530	9750	二
		济阳	170930	609	330	一成弱
		邹县	107826	229	3194	四
		滋阳	52302	132	843	四
		曲阜	57187	121	1631	二
高唐	44515	190	1015	三		
蝗雹者 旱者		德平	112105	525	2375	二
		长清	279277	941	495	一成弱
		冠县	80834	176	1250	同
		观城	31399	67	460	同
		沂水	384603	1430	15120	同
		莒县	543507	1920	15750	同

成原	灾因	被灾县别	被灾人数	灾区内所占村庄数	灾区内所积方里数	平均秋收成数
		蒙阴	143250	588	9750	同
		郛城	504990	846	5655	同
		单县	294675	1884	6240	同
		城武	141474	816	2400	同
		曹县	317493	2085	9000	同
		费县	310896	1081	13950	同
		清平	30833	81	600	同
		东平	81340	413	2450	二
		郟城	402052	877	7087	三
		临沂	586250	1091	11375	三
		濮县	322500	1302	5058	一
旱者		日照	84050	697	2040	二
		峯县	250768	234	8659	三
		范县	119000	504	2975	一
		馆陶	149900	441	2800	一或弱
		鉅野	212385	707	5620	同
		新泰	92060	328	3875	一
		泗水	106251	285	3000	二
		平阴	88795	215	1250	同
		汶上	232685	285	4706	一
		金乡	209290	690	3525	同
		定陶	109770	545	1710	同
		邱县	27795	48	750	四
		莱芜	294104	698	10562	三

成原	灾因	被灾县别	被灾人数	灾区内所占村庄数	灾区内面积方里数	平均秋收成数
		朝城	118275	393	2550	二
		阳各	145589	570	2200	一
		聊城	91238	404	1700	同
		东阿	508416	257	4026	三
		肥城	125118	214	2187	一
		济宁	80795	315	1750	三
		夏津	58890	130	1375	四
		嘉祥	50074	140	1560	三
			20860121	32876	244434	

恩 明

1927年11月

(原载《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
P174—P182)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山东

党组织情况的报告※

关于山东党的组织，现在有一严重迫切的问题，即是山东组织有根本改组的必要。山东的同志号称有一千五百人，其中成份为十分之五的农民，十分之三的工人及十分之二其他。从表面上看来似发展得很好，但按之实际则大不然。其原因是工人同志并非下层的苦力工人，多系上层的贵族工人。如在铁路及矿山的同志均为工匠、机械师之类的工人，他们在工厂的地位很高，所以他们都缺乏革命性。又如农民同志中有百分之九十为自耕农，他们多是保守的，不肯行动。其他同志多为学生教员，倒是山东的知识分子同志均有相当认识而本质亦颇忠实。

“八七”会议后省委积极指导，但各级党部多不能接受“八七”会议的精神及决议案。山东的贫苦群众，因为兵祸与天灾的交迫，几乎不能生活，尝有自动起来暴动的。我们的同志不但不能站在前面去领导，并且是保守不动。山东同志中机会主义的毒甚深，所以现在有根本改造的必要。现在拟从行动中去试验谁是机会主义分子，从而淘汰之。将来清党之后，在现有的一千五百人中恐只能存留五百人。

山东省委是十月十日各地负责同志扩大会议产生的。当时选出省委正式委员十六人（四工人，二农民，余为知识分子），候补委员三人，监察委员五人（二工人，一农民，二知

识分子），常委当时为五人，内二工人。此时组织很大，有十四人工作，实际工作又不多，恩明回去后常委即改组为三人（无工人），书记邓恩明，组织丁君羊，宣传王元昌，无各种委员会的组织。省委从扩大会后，仅开过一次会，现正准备召集开会；常会随时开会，处决一切日常问题。

省委的工作目前是积极从事清党及指挥暴动，现在正派人到各县巡视，着手改组。

现时山东仅有青岛一市委。下列诸县有县委的组织，即东昌、鲁北、泰莱、潍县、寿光、淄博张、高密。青州前系县委，现改为特别区。

青岛市委工作不好，济南亦无多大工作。鲁南巡视员到各县解释“八七”会议并指挥暴动。鲁南的党现在已经清过一次。东昌亦有巡视员前去，党已经清过了一次，现在亦有暴动，并作红枪会的宣传。

阳谷：六月，农民曾自动地暴动过一次，现在亦有暴动，党命令全体同志参加，从暴动中来作清党运动。

鲁北：曾利用土匪作过暴动，结果失败，现在亦正在清党中。

陵县：现在亦正在准备暴动，计划比较具体。

莱芜：以自耕农为多，亦预备暴动。

淄博：因加运费问题引起群众不满，我们将时机失去，未能暴动。

胶东：能继续工作，自潍县以西党已清过，但自潍县以东，则尚未作。

总之，以前山东党的组织基础太坏，工人支部不能开会，在济南，七八十人的支部，开会时常只能到数人，如胶

济津浦路未曾开过支部会。至于各地的交纳党费，更是说不上。所以现时的清党是为必要的。不过在静的环境中，清党无论如何是不能一次清好的，当在动的环境中看各人的行动如何来决定。

至于各地的组织详细情形以及统计的材料，现因各县正在改组和清党，无确实的报告，所以此时亦不能报告。

(下删)

中共山东省委

1928年1月3日

(原载《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

第一辑P230——P232



(二) 遗 诗

1、民 谣

种田之人吃不饱，
纺纱之人穿不好，
坐轿之人唱高调，
抬轿之人满地跑。

注：这是邓恩铭同志少年时代编唱的一首歌谣。

2、答 友

君问归期未有期，
乡关回首甚依依，
春雷一声震大地，
捷报频传是归期。

注：这是邓恩铭由荔波赴山东，行前答同学问所作的一首诗。

3、述 志

南雁北飞，
去不思归，
志在苍生，
不顾安危；
生不足惜，
死不足悲，
头颅热血，

不朽永垂。

注：作于一九一七年七月，现亲友有不同回忆稿，择一载此。

4、前 途

赤日炎炎辞荔城，
前途茫茫事无分。
男儿立下钢铁志，
国计民生焕然新。

注：作于一九一七年秋。

5、平 权

男女平权非等闲，
木兰替父出戍边。
古今多少忠烈史，
谁谓女子甘痴眠！

注：作于一九二〇年，邓恩铭任励新学会领导成员，此为鼓动家乡女同学走出狭小天地的信中诗。

6、潘 简 王

潘王新简应该称，
水有源头树有根。
总为清廷政腐败，
英雄起义救民生。

注：“潘王新简”是清咸丰年间水族农民起义领袖潘新简，群众呼为“简大王”。

7、江城子

长期浪迹在他方，决心肠，不还乡。为国为民，永朝永夕忙。要把时潮流好转，大改造，指新航。

年来偏易把情伤，披荆棘，犯星霜。履险如夷，不畏难经常。天地有时留我在，宣祖国，勃兴强。

注：这首词和上一首诗是烈士与故乡同学韦植三通信时写于信中，原件已失。现见韦植三文《忆少年时代的邓恩铭同志》，载《贵阳晚报》1980年9月4日第四版。

8、诀别

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注：一九三一年三月牺牲前作于济南狱中。



(三) 遗 书

1、邓恩铭关于青島工运工作等 问题致刘仁静的信※

仁静兄：

详函想你已经收到。青島好象一片干净的腴土，随时可以种植，故我到此后即作种植计划。□□同志既少，并此少数之同志又为生活所迫，每日在机关里替人服八九点的工作，我虽较为自由，但经济困难，所有计划亦尽成画饼，这是仅就普通活动而言。至于劳动方面，不敢说成绩很佳，也总算稍有成绩。四方在青島要算最大的机厂，工人将近二千。此二千人大半系德管时代遗留下来，故其根基颇深，故近年来陆续新开之大小工厂，大概都和他们有关系。水道局工人与电灯公司工人更密切，港口且早已成了四方的分会。总而言之，四方机厂工会俨然就是青島总工会的象征。而他们之所以有此大联合者，其导线就是（邦）。四方会长郭①本来就不坏，自此次铁总会归来，勇气与决心更增百倍，他俨然以山东总工会创办自任，以首领自期。现正进行电灯水道之组织，纱厂他已托人运动。此后用章②如能常驻该处，进步一定加速。近数月来我虽没有很热闹的报告，但工方情形并不随之沉寂，请你们乐观罢。青島是工商之地，表面上看来

商家似乎很有势力，其实工方若一旦总会组成，商会将俯首听命，因青如行一总罢工，即足以致他们的死命。这种事实并不是不可能，在我们的活动而已。因一年来罢工之举屡出也。至于政治上的活动青岛异常困难。久处外人势力下的无知商人，一旦相归故主，他们方欢迎之不暇，哪有反抗心理。不过青岛万象衰颓，亦予他们的打击不小。再则各种发动都从济南起，济无动作，此间更不敢了。

再说到外面。淄川方面，当我在家时，即已联络数人，现已加入，他们在本县很能活动，并且现在又在胶济支路大昆仑站联合□厂商抵抗城内一般劣绅。现将争回之车捐办一两级小学，校内大约有同志数人。此地将来或者可与张店合组。不过是否合组，请你们指导。沂水现有同志在村庄里作农民运动，成绩颇不坏。俟得报告后再告你。再简单的说，我们很感觉事多人少，并此少数人之经济而陷于苦境。这种苦是我们想使行动得以自由之结果。所以这种种困难就是“经济”，这个经济就是我们的大牵扯。

青岛自始至终依然是我一人在各方面跑，偌大一个地方，我的力量如何能面面周到？因为想是我，做仍然是我，所以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下经济，如青能每月增加些生活费，多养活一二人，保管工作加速进步。因北方既属重要，人又极忠实可靠，实有特别注意之必要也。并且生活费有随时撤销之权，决不至白花与反使团体蒙不利如吴某也。青岛就是这么一个难题，请你们大家解决罢。

①郭即郭恒祥，一九二三年一月青岛四方机厂成立圣诞会（工人组织），郭被推选为会长。

②用章即王用章，曾是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叛党，改名王天生。

现在四方有办一两级小〈学〉之消息，如能成立，则可养活数人，那就不用你们费心了。

美、章①都到青，后日四方大会，会后即与郭会商青岛一切进行事务，俟得结果后即报告你。

听说张特立掉到爱河里淹没了，你们还不赶快救救他？

又铭②复

3月18日

①美、章即王烬美、王用章。王烬美（1898—1925），原名王瑞俊，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②又铭即邓恩铭（1901—1931），又名恩明、佑民、黄伯云等，“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有※者，为原文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重拟或修改了的标题。下同。）

2、邓恩铭关于四方工潮事件

致刘仁静的信※

仁静兄：

快函想已收到。此间近发生一事件，即四方工潮，情形屡志胶澳日报，想已见了。兹将情形报告，并我们（尽美在此）应付方法详述于下：

四方照例在二月十五日敬神演戏，今年即事先预备一切，路局不表示态度，警厅则极力阻止，而海军陆战队则愿届时到场帮助，终以警厅与保安队以武力干涉相恐吓，路局复电高密以东各站派武装军警阻止搬运戏箱之工人与戏子。当此事起，我们即每日不离该会，该会以铁总关系亦遇事相商。我们对此事不主张因此小事与路局冲突。他们因为从前组织不甚严密的原故，恐一旦失败，则恢复颇不容易，故均以我们的意见为然，次日即照常上工，此事总算告一结束。谁知路局有意破坏该会，故二十一日即开除重要代表四人，该四人即来找我们商量办法，一面命工友不可妄动。我们即当时替他们作一呈文，用全体工人名义，签名送交路局，次日他们又作了一个送上，至今未得批示，现又草一个。我们以为，此事总以和平对待为妙，因四方为青岛最得力之工会，实有举足重轻之势，在此时各部（水电）尚未组织之际，一旦被敌方征服，则进行上必异常困难。故我们以为该四人无论能否回去，决不激烈抵抗，俟实力充足再说。这四位工友亦颇

明此意，均愿忍耐时日，作秘密活动。再，四方事件如路局坚持不允，他们拟以“怠工”抵制，你们以为然否？美有信报告铁总，但特立未复。请转告C中央速来示。美还没有信与□。

扩大会如何？青费能加否？

请代订《民国日报》一份，并请代购“向报”汇刊一册书。

又 铭

1923年3月24日



3、邓恩铭关于在青岛设立书社

问题致刘仁静的信

仁静兄：

青岛之重要不用再说了，但是在这么重要的地方我们没有一个根基，处处为不相干的事所束缚，试问兄（何）时才有效果，所以今天发信以后，和象干（午）商议，觉得有设一书社之必要。不过我们都是穷光蛋，非得你们帮助不可。我们拟的计划很小，先从派报和卖丛书杂志月刊等入手，预料初办买卖一定不好，不过我们拟作青岛通讯寄到京沪各大报馆去。如果用得着，则每月不无小补，并且还找着小事干。计算每月有五十元就够开省，尽我们的力量想当可维持。不过开费一百五十元从何处出，丛书杂志如何交涉？请你们妥为我们想法。如果书报事你们交涉有个头细，我拟到沪一次。这事极关重要！请你务必和同志商议，得有结果，就赶紧回信。

别的不说了，还是请你告知发何，中青务须照前函办理！

恩明在象干（午）处

1924年

4. 青島工运情况的报告

(致邓中夏)

夏兄：

来示接读，悉一切。兹答复如下：

此地重要工作，除运输工人外，就是纱厂工人了。我们一向并没有忽视，只以人手太少，忙不过来罢了；加以立于重心地位的路会成立不起来，纱厂简直没法着手。

自从胶总成立后，我们当然是分些力量去活动别的工人，就是他们自家也跃跃欲动。现在先从棉纱工人说起：

青岛计有纱厂七家。四方三家：大康、银月（内外）、隆兴；沧口四家：钟渊、富士、宝来、华新（中资），以上七家，只华新一家是中国资本，其余六家都是日资。这六家里面要数大康、钟渊规模大。总计七家要有工人三万。现在我们就从大康、钟渊着手。大康有工人五千多，分属于四百多个小头目，现在加入秘密小组的计有三百多个。这三百多个就可以率领三千多工人。此事已为厂中查悉，叫去我们一个同志盘问，不但是很和平，并且次日对大把头宣布：此后发工资，无论零整，都一律给大洋（从前不足一元之数均发给日本小洋）。这就足以表现他们的惶恐了。所以我们拟乘此机会成立起来。如果大康起来，内外、钟渊就马上跟着起来了。至于你所拟议的全国纱织工人联合会，此地工友亦均抱此宏愿。我们要努力呀，使此大联合早日实现！

此外油坊、码头亦极重要，因油乃一大宗出口货，码头则关系运输。此二项工作，现均有头绪，俟今日过午谈话结果，能成与否就规定了。

青岛现在“大学生”二十四人，正科十三人。论形势、工作、人数，均有速成立地方之必要。但济南地委忽略了它，不注意成立地方，而想把青岛分成两个支部去附属济南。此事青岛同学极不赞成，已将成立地方之理由请他们转呈中央，不知他们转呈了没有，请代催问。

此地同学因均各有固定工作与职务，故开会极不易，教育、训练很差，但对于党的工作均努力。

“世界是工人的”，现在我们缩小些说：“青岛是工人的”。我们现在以胶铁总分会为大本营（完全受我们支配），向外发展。如果纱、油、码头、电（电话局已有组织）、水道能组织起来，青岛真是工人的了。此计划两个月内有实现之可能。余再谈，盼常来信！祝

好！

佑民

1925年4月1日

（原载《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P54—55）

5、家信十一件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给 姑 丈 的 信

姑丈大人尊鉴：

枣园拜别，宁济隔离，转瞬之间，匆匆又到中秋矣！遥想尊颜，每不神驰左右也，回想

姑丈在济时，朝夕同处，出入同行。时登千佛，游大明公园、马路，一切胜景，每不日优游其间，其幸福为何如者。

今

姑丈一但返梓，印弟回宁，明一人在省，其寂固不待言。而一切困境再再逼人，此情此景，诚有令人不堪回首者。前明屡函劝驾来省叙谈一切，以经济困难，不克如愿。接获印弟函，知

姑丈于二十三号南返，明不胜怅怅，然境遇所迫，亦无可如何也。时局不靖，道途危险。

姑丈无通车票赴上海，明窃忧之。在宁来函本云沿途有信与明，迄今一月，未见来信，沪港间船舶不通耶，抑（或）在浦口遇特别事耶？虽然吉人天相，想亦安抵家乡矣。在东

（按，指山东，下同）困苦命运使然，幸勿为家人道，恐明国家增忧也。山东情形及家叔经过情形、明到东办入学情形，望

姑丈择佳者道之，勿容明再赘述也。再者，家叔入款寥寥，月不足用，明入学甚为困难，故明拟每年由家寄款接济。此事固属难办，然本地借债较客地稍为易耳。此举本不可向家间道，不过境况如此，不能不作根本之计划也。事关重要，望

姑丈同家父切实商议，款不得多，亦须有三二十元之数，衣服一事，在济时亦常谈及，亦非常重要。衣料可用本地最好青布为面，各色花单子布为里，尺寸开列于后，衣服做成可连同寄款由独山或镇远寄来，须于信到五日寄。来信面可照来式写可也。荔近情形、尊府情形及明家情形、南回时沿途经过情况望详为示之幸甚，幸甚。 肃此敬请

尊安并叩

亲母福安 诸表姊妹均佳

舅侄

邓恩明 谨启

阴八月十五日

阳九月十九号

以此尺寸为准（五寸）

身長三尺七，下宽九寸五分，出手二尺三寸，腰身六寸五分，袖口三寸五，坎肩六寸五，领长一尺二寸高二寸五，领从胸排袖口均做韭菜边，能购灰色宁绸做马褂更好。

（接下页）

邓恩明	交山东第一中学校
君查收	
贵州荔波〇〇〇寄	

邓恩明	山东第一中学校交
亲拆	
贵州荔波北街城	

左为包裹封面
右为信件封面

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

给父亲邓国琮的信

父亲大人膝下：谨禀者，植树节快到了，朱大人后头我们家的祖坟边，一定要多栽柏枝树，中间杂一两株樟树，景致更好看，千万不用再误了。北门城外同西龙坛也应该栽一点来点缀点缀。今年三菊、小印的书籍，等男回济南一定寄来。

春天气候不一，总乞千万珍重

玉体为要！肃此敬请

金安并祝

阖家新喜

男

恩明 跪禀

三月一日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给父亲邓国琮、母亲黄氏的信

父
亲大人膝下：
母

老久没接家信，男想念得很，但是从二婶故后，男也懒写信，所以提起笔来，不知道说什么，这种苦状，实在不能形容出来。这还不算，前几天男代表本校出版部上天津参观南开，见人家的学校这么样大，学生这么多，功课这么好，回头想想我的小学母校怎么样？中学母校怎么样？我的功课怎么样？简单答起来，小学、中学都不好。至于我的功课呢，读了十来年的书，还是一个“依然故我”。想起来前途茫茫，真叫男伤心呵！但是放开眼看一看荔波的青年，能有几个像我所处的地位？不禁我又转悲为乐了。

广西不安靖，出门的生意万不可冒险，前车之鉴，多得很咧！

三姨妈下大厂，二姨妈去世，大舅现在又要打官司。运气真算不齐（济），以后总要听我们的劝才好。

何舅爷说来山东，为什么还不到？

三叔近来闹家务不闹了？

陈姐夫现在怎么样，大姐又怎样？小弟妹们读书有进步没有？

以上的事情男挂念得很。

父亲有暇，详详细细的写给男知道，免得男天天想哩！

印寿去青城开弔还没回来。三舅同男在学校，一切都好，切莫远念。男的事情太忙，不能多写山东的情形给父亲看看，随后再写吧。肃此恭请
慈安并祝
阖家清吉

男

恩明 谨禀

九月十四日

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

给父亲邓国琮的信

父亲大人：

现在北京大学收集各地歌谣，出一本全国歌谣集。

我们荔波是各省人会住的地方，记得小时唱的和听的歌谣很多，可是现在已记不清楚了，所以写信回来找。

收集有两个法子：一，办一两桌酒席，约请本城年纪高的老太太们（黄婆、吴大奶等）只要能唱歌就请，不管亲戚不亲戚。再请一位抄写。

二，买一些花生、糕、果子之类，请各家的小孩子来，问他们能唱什么歌，就唱，也写下来。

再，本地歌、水家歌、苗歌，能找人把他们的歌记其大意来更好，此事可同学校教员们商量才好。

狗皮膏、上清丸，收到了没有？

歌谣写好后，千万早日挂号寄来。

肃此敬请

福安

男

恩 明 谨稟

四月六日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给父亲邓国琮、母亲黄氏的信

父

双亲大人膝下谨稟者：八月初三来信收到，敬悉一切。

母

男去考大学是先商量好了才去的。不过因肺病不能用工，去年只得暂不升学，到明年再说。至于说到用钱，如果进北京国立的大学或专科那时不花费家里一文也可，因为贵州政府有贰百元的补助（每年）。所以用钱就不成问题了。

狗皮膏和上清丸都托北京的朋友代寄去，不过上清丸还没寄去，是因为路道不通。至于狗皮膏想已收到了。阿胶本想早些寄去，也是因为邮局不接的原故，不能早日寄去。

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鸡蛋、牛乳、牛肉，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坏事，务必注意。

男对于云仙算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论事只有退婚一法，不过论起理来，退婚于她家太难堪了，于云仙尤其可

怜！男在荔波虽算不得好子弟，但以现在说，还没结婚的子弟，比男强的也没有几个了。如今退了她，实在难她，心里也很不好过，没有法子，只得完了婚算了。今年男很想乘闲回家一次，不过像这样世道，保得住路上没有土匪吗？冒昧回去，一旦遇着怎么了？命比什么都宝贵，没有命，立时万事皆空，所以回家的事总要慎之又慎，不能敢走。

岳母处男另写信去解释，免起误会。看后叫小印送去。

父母辛苦费力哺养儿女，处处总为儿女好，不过一时比一时不同，从前是好的，现在难免成坏的了。一件事本为儿女好的，那晓得反到害起儿女来，比比皆是，最头痛的就是替儿女订婚。男并不是瞎说，看看梁老顺爷，珠姐，大姐，就知道了。唉！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儿女的无有一个不感激，不过总盼望做父母改换改换方法来爱儿女就行了。无论做官为绅，总要处处体贴百姓，不用助人为恶，剥夺人民。二叔做官数年，一清到底，到那里，那里的百姓没有不爱戴的，所以名誉很好！因此，父亲千万要像二叔一样才好，不用使人家背地恶骂。接陆老康来信，说蒋县长如何不好，被人控告，有私逃消息。如果属实，千万别和这贪官共事，至要，至要！乡间土匪横行，祖母和四叔一家决不可再住水堡，无论如何，总要搬到城里来同住，没有本钱做生意，请写信给二叔说明，一定汇钱去的。这话是二叔对男说的。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不读书也要饭吃，读书也是一样吃饭。所以，无论如何总要叫他们念书。如今贵阳设女子师范了，三菊用用功，可以送到省城读书去，钱不够我可以在这边想法子。此刻比从前不一样了，男女都是一样，男子能做官做议员等等，现在女子都能做了。总而言之，叫作男女平

叔 拉七拉八的说了一大串，没的说了，随后再禀告罢。书此敬复并叩。

福安 恭祝

阖家 清吉

男

恩明 谨复

八月廿九日

一九二四年五月八日

给父亲邓国琮的信

父亲大人：

不写信又三个月了，知

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

双亲呢。儿一向很好，想

双亲及

祖母……均安康如常？

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再婚姻事已早将不能回去完婚之意直达王家，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故同意与否，儿概不问，各行其是可也。三爷与印寿回南，儿本当同行，奈职务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印寿如到荔，问他就知道儿一切情形了。儿明天回青岛，仍

就原事。余后续稟，

肃此敬请

福安 并叩

祖母 万福顺祝

阖家清吉

男

恩明 谨稟

五月八日

回家事虽没定，
但亦不可告人。

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给父亲邓国琮的信

父亲大人：

不写信大概有半年了，想来一定挂念。男一向平安，只有颈椎尚未全好，但亦无碍。二叔已卸事□□，日后打算尚未定准。作官十年，所剩几不能维持生活，真有两袖清风之概。三舅已病故沂水，葬于东岭。闻署中来人说，他死状颇惨耳，屁股均生蛆。这亦是他的报应。因他时时刻刻想谋夺印弟之产业，所以做出种种不近人情的举动，那还不甚要紧，今春他竟写信到警厅告发我和印弟，幸警厅不理，否则我到不要紧，印弟必吃亏了。回想十年来从没有对不起他

的事，他竟因谋产陷害我们，天网恢恢，报应不爽。此事当系天罚，请转禀

外祖母，勿容悲伤，死这样一个儿子殊不甚要紧也。肃此敬请

福安并祝

闔家清吉

男

建勋 谨禀

七月三十一日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给弟弟们的信

亲爱的弟弟们：

六弟给我的信，今年收到，知道一切。

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但是，弟弟们，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赋性刚直，脾气不好，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飘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

现任我一面请求二叔汇点钱去，我自家也设法筹措点，九日以前总有钱汇回去，至于多少不能决定。

你们都不小了，千万莫要太过于贪玩，要发奋用功，我不久即给你们寄有趣味的书。以后来信要自说自写，不要

请老人帮助，因为常了就会使你们养成依赖的习惯。

你们在家要孝顺父母，千万不要使老人生气。

老祖母既已搬进城来了，你们应该好好的孝敬，至于兄弟间也要和气，莫要分彼此，因小事打架使老人呕气，要象印哥和我一样。以后你们要常常来信，都可写交印哥，印哥再转给我，因为我的地址不一定。

此复 顺祝

进步 并请

祖母 万福全安

父 亲 福安

母

黄婆、梁妈妈

都烦你们代我请安

大奶、全姑妈

至亲处也要代我问好。

你们的大哥

恩 明

九月二十日

八月初三日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给母亲黄氏的信

母亲大人：

去年，父亲到山东时，男平安出狱，做事不小心，致劳

双亲及闾家挂念，更劳

父亲数千里外跑来看望，男真罪该万死了！男因事来汉口，走时父亲尚在沂水，没有让他知道，因为知道了会又害怕起来啊。现在北伐军将打到徐州，山东不久就可以打下，男恐怕到那时还得回去。现在朋友们是不让我回去的。但是近中恐怕要（到）上海去，所以请不要来信，

父亲处亦不必提及。小印、年弟、六弟都要努力用功，不可耽误，肃此，敬请

福安

男

恩 明上

三月二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五日

给母亲黄氏的信

母亲大人：

来示收到了，敬悉一切。

离家十余年，一事无成，不但没有尽到丝毫子职，反使老人受累受惊，并且

祖母和 父亲之丧，儿都没有在家，这是多么不成器。多么不孝呵！但是儿之本心又何尝如此，不过为环境所使耳。但愿

母亲长健，儿病无恙，则将来总有使

母亲享福之一日，如陆治平等之孝养其母其志可嘉，儿今后应努力效之，但其平凡之职务，儿实不屑为也。

与王家退婚之举，实出于往年儿不得已之主张，且云仙对儿之痴情，亦非儿所料及，故民十四儿闻 三婢言及，即有信与

父亲，主张把云仙娶过来，但总未得复。现在

母亲既旧事重提，儿为人道起见，且不忍辜负云仙情意，仍主张在儿未回家之前，把云仙先接过来，一则使母亲有人伴侍，二则可以安其心。但不知 王岳母赞成否？接到此信后，望与 王岳母商议后复儿一信。至要，至要。

二 家门不幸，二叔又弃儿等西去矣，印寿早有电回去，想均知道。儿心伤不能再写矣。现闻将有大赦，儿多少总能蒙恩万一，则儿或许能在不久之将来恢复自由，诚天幸也。儿

颈病经内服外贴后，日渐全愈，乞勿念！

母亲喘病近年犯否？十分惦念！小印、年弟、六弟都应照常读书，千万勿辍。并盼每人在下次亲写一信给儿为要。谨此敬请

福安 王岳母同此请安，并将此信送与她一看。

叔

三

婶

四婶 均此请安

大

姑母

三

大奶

你不孝的儿子

伯云 谨稟

十二月五日

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

给三叔邓国珍的信

三叔大人：

几年来，不是东奔西跑，就是作囚坐牢，以致绝少写信，有罪，有罪。侄此次被捕，前后情形，已详家信，想已尽知，现在不赘了。本年元旦政府特赦政治犯，幼云已在外遵令办理各种手续，侄本年有出狱希望。家运不好，到了

极点！二叔的灵柩刚移，李氏就大闹起来了，实在可恶。现在幼云已决定和她在法庭彻底解决，想不久当可了结。接六弟信，知父亲去世时借三叔三百毫，至今未还，十分对不起。不过我们家自父亲去世后，境况不好，还望吾叔宽些时日，将来侄如出去，定当早日如数归还，并盼在侄未出狱之前，家间困难，还请三叔多多关照，则不仅我们弟兄感三叔大德，就是死去的父亲，也在九泉感激三叔也。再，水堡

四婶年来境况如何？十分念念！也望

三叔不时接济。从前我们家有父亲、二叔、现在男老的只有三叔了，一切责任总望三叔多多负起来。侄母亲脾气不好，这是天生的没有法子改变，望吾

叔念在死去的父亲和我们弟兄的分上，原谅一切，是为至禱，肃此敬请

叔

三 大人福安

婢

侄

恩 明谨启

二月六日

（以上家信，除1922年8月29日的一件存山东外，其余原件均存贵州省博物馆）

三、邓恩铭烈士革命活动资料辑要

青島党组织的成立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编写办公室

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国共产党青岛支部成立，从此工人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经济斗争走上政治斗争，由自发斗争走上有组织的斗争，由民间迷信团体的领导而为党和工会的领导所代替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青岛支部的第一任书记是邓恩铭同志，又名黄伯云，丁友民，系贵州人，苗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山东党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二二年一月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曾做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到莫斯科参加了这次大会。回国后，仍在山东省委工作，领导淄川、张店、博山一带工人运动。一九二三年一月，日本归还青岛后，又被派至青岛工作。恩铭同志初来青岛时，以东镇小学教员为公开职业，掩护进行工作，主要是做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推销“向导”周报和“新青年”杂志，进行建党建团工作。一九二三年经恩铭同志发展了延波真、王象午等同志入党，以后又发展了赵鲁玉、丁祝华、孙秀峰（后叛党）、赵玉璋（后消极脱党）等青年为团员，经过一段时间，分别吸收入党。丁祝华同志原在普济医院当护士，不久又到青岛“中国

青年会”模范小学教书，担任党的通讯工作，传递党的文件，并负责推销“向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等。当时在湖南路51号与邓恩铭接头研究工作。

一九二三年底，党在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吸收一部分青年徒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这时共有团员十二人，一九二四年，三、四月份，又在工人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计有傅书堂、李俊泽、纪子瑞、王廷兰、尹振帮、马相阶、于维公等，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傅书堂同志。郭恒祥同志亦经邓恩铭同志介绍入党，虽被开除出厂，但仍属这一支部领导。此时，在胶济铁路各段也展开了组织工人，教育工人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冬，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等几个机务段有了党的支部，其它各段也开始有党员在进行工作。

一九二四年春，中国共产党青岛支部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委员会，邓恩铭同志任市委书记。当时胶济铁路各机务段支部是双层领导，一方面受中共青岛市委领导，一方面又受胶济铁路党团（相当于现在党组）领导，上面还受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领导。党此时在各段的活动方式是通过组织各种球队，读报组，俱乐部，以及个人接近，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工会的宣传，启发工人的觉悟，先组织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再进一步发展到政治斗争。经过一年多的宣传教育工作，铁路工人的阶级觉悟得到逐步提高，为一九二五年二月胶济铁路大罢工准备了条件。

一九二四年，“二七”大罢工周年纪念时，党在四方机厂、铁路各段散发了许多传单和小册子，号召工人成立工会。同年二月十五日，四方机厂准备第二次唱戏时（此时圣

诞会已解散），警察厅不准，工人坚持要唱。在相持不下的时候，一天夜里中共山东党组织负责人王尽美同志来到四方机厂小学，召集工人积极分子开会，说服教育工人：“不要争气，因唱戏引起牺牲很不值得，唱戏不是工人的切身利益，工人应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此后，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为成立赤色工会，在进行着秘密的酝酿准备工作。

一九二四年十月的一天晚上，邓恩铭同志来到四方机厂党支部，在三义学校（在四方租了三间房子，取名用意是三民主义学校，是党开会的地方）内，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召集了三十多个工人积极分子开会。他首先将国内外形势分析了一下，大意是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全国民主空气抬头，军阀一定要失败，并着重指出：商人有商会，学生有学生会，工人应该组织工会，如果不组织起来，就象一盘散沙，受人欺侮，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圣诞会为工人办了许多好事情，得到工人拥护，我们这次组织起来，就改名叫工会。我们组织工会要吸收圣诞会的教训，圣诞会组织不严密，入会手续不慎重，这次组织工会，不准工贼参加，凡愿意参加工会的工人都签名盖章，还要有二个介绍人，这样组织起来就严密些，就有战斗力。在邓恩铭同志的具体帮助下，到一九二四年底四方机厂秘密参加工会的就有八百多人，占全厂工人总数60%以上。

（摘自《青岛革命史料》1961年5月1日）

青島地下党的斗争概况

张云汉

青島历经东西方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灾难是十分深重的。早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德国帝国主义就派海军占领青島，强租胶州湾。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同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对德宣战，又乘机攫取青島，蹂躏了八年之久。直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在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和压力下，日本政府才被迫与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同年十二月十日，中国终于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了青島。

在帝国主义统治期间，各帝国主义强盗为了更多地搜括山东人民的血汗，不仅投资修筑码头、铁路、水道局和电话局，还兴建了许多工厂。例如：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六年，德帝国主义就先后在青島建立了电厂、四方机厂、电汽厂、缫丝厂、蛋厂和窑厂等。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二年间，日本帝国主义也在青島修建了内外棉（今国棉二厂）、大康（今一厂）、富士（今七厂）、隆兴（今三厂）、钟渊（今六厂）和宝来六大纱厂，另外还修建了面粉、火柴、丝织、砖瓦、制油等十二个轻工业工厂。同时，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所以我国的民族工业在这个期间也有微弱的发展。全市产业工人共达二万五千余人之多。这就是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阶级基础和条件。

党在青岛的组织活动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开始了。第一个到青岛去从事党的工作的是邓恩铭同志（他是出席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山东代表之一）。那时，党的省的领导机构叫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邓恩铭同志就是奉了中共山东地委的派遣而去青岛的。邓恩铭同志到青岛后，以东镇小学教员的职业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不久，便发展了延伯真、王象午（后脱党）等人入党，并于一九二三年一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青岛支部，邓恩铭同志任支部书记。一九二四年，中共青岛支部改组为中共青岛市委员会，邓恩铭同志又任市委书记。

中共青岛市委成立后，曾领导工人学生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例如：在一九二四年“二七”大罢工周年纪念时，四方机厂的工人准备唱戏，警察厅不准，但工人坚持一定要唱。在相持不下的时候，一天夜里，正在青岛的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负责人王尽美同志，便来到四方小学，召集工人积极分子开会，说服教育工人：“因唱戏引起牺牲，很不值得，唱戏不是工人的切身利益，工人应该争取八小时的工作制度，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从而给工人指出了明确的斗争方向。以后，四方机厂的工人便在党的领导下，为成立自己的组织——工会而秘密进行着筹备工作。

青岛党的组织还在一九二五年大力领导了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这一运动原是我党利用了当时的北方军阀内部发生分裂和北京政权更迭的时机而发动的。孙中山也赞成并参加了这一运动，同时他还委派了王尽美同志等为山东特派员，在山东宣传和筹备国民会议。青岛党的组织在领导这一运动中，在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负责人王尽美

同志的协助下，曾以邓恩铭同志为主组织了两次有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会议。一次是在福禄寿电影院开的，有三百多人参加。会上，除了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负责人王尽美同志讲了话外，还成立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推选了鲁佛民、蔡自声二人为代表。另一次会议是在胶澳中学召开的，王尽美同志在这次会上进一步说明了国民会议的重要意义，并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及各界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国民会议的召开而共同奋斗。通过这一斗争，青岛各界人民的反帝爱国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

这一时期，在青岛党组织的领导下，青岛市的工人斗争有了蓬勃发展。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九二五年二月八日举行的胶济铁路全线和四方机厂以及在此以后举行的青岛各日本纱厂的工人大罢工。胶济铁路全线和四方机厂工人的大罢工斗争是在中共山东地委负责人王尽美和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邓恩铭同志的领导下举行的。罢工斗争的组织非常严密，不仅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而且还成立了纠察队和宣传队。在罢工中，工人们提出了五个复工条件，派中共四方机厂支部书记傅书堂同志去向路局交涉。五个条件是：（一）恢复被开除的郭恒祥（当时是中共党员）等四人的工作；（二）承认工会是工人的合法组织；（三）不论徒工壮工，每人每天增加工资七分；（四）补发年终奖金；（五）工人要和员司享受同样待遇，工人要有宿舍，要发给块煤。

罢工斗争坚持了九天。路局软硬办法都使用了，但却没有丝毫动摇工人的斗争意志，于是便被迫答应了工人复工的基本条件，使罢工取得了胜利。在罢工胜利后，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曾派刘俊才（即刘子久）同志前往慰问。在刘俊才

同志的帮助下，又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同时，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工会的牌子也公开挂了出来，工人们还得了一些经济利益。此外，为了庆祝罢工的胜利，工人们还开了大会，放了许多鞭炮，会后还摄影纪念。

在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影响下，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又于同年四月十九日为反抗日本资本家残酷地压迫剥削工人和阻挠工人成立工会而举行了大罢工。这次罢工首先由大康纱厂开始。罢工的组织同样很严密，以工会为领导，下设秘书、交际、会计、庶务、组织、宣传、交通各股，并成立了纠察队、讲演团和捐款分配委员会等组织。工人们每十人编成一个小队，每三个小队成立一个工会支部干事会，设书记一个负责领导。为了争取社会上的同情和支持，工人们还散发了“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并提出十六条要求，向厂主交涉。

日本厂主不仅拒绝了工人的要求，并且派了保安队对工人进行包围和威胁，还封闭了工人的宿舍，断绝了工人的伙食。日本资本家的这种无理态度引起了工人极大的反抗，于是便有内外棉、隆兴、钟渊、富士等纱厂和铃本丝厂的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参加者共达一万八千余人。这次罢工坚持了二十二天，日本资本家终于被迫在五月九日与工人代表签订了九项复工条件，使这次罢工又再次获得胜利。为了庆祝罢工胜利，十日，工人们在四方举行了大会，到会者万余人，会后并进行了游行。

日本厂主资本家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必须看到他们将对工人进行的报复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无疑是十分迫切的。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华全

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同志来到了青岛，对正处在斗争高潮中心青岛工人，给以无限的鼓舞和力量。

刘少奇同志是在傅书堂同志的陪同下来青岛的。原来，傅书堂同志是出席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青岛工人代表。在会议期间，傅书堂同志把青岛工人的罢工斗争向刘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在劳动大会结束后的五月中旬，陪同刘少奇同志来到了青岛，住在四方机厂职工宿舍。

刘少奇同志到青岛后，马上召集了中共青岛市委负责人李慰农等同志，对如何领导工人斗争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当李慰农同志向他汇报了工人运动的情况后，刘少奇同志就指示（大意）说：“这里的工人格外苦，工人团结起来，成立工会，扭成一股绳，这就是很伟大的力量，但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党没有公开，不能大声喊出来，不然有些人会误解我们，不能靠拢我们，我们不能自找麻烦。党的活动虽然要严密些，但必须把工会抓起来。工会是工人的台柱子，工会要把全体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动，大家一齐动；停，大家一齐停，有领导有组织地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在李慰农和傅书堂同志汇报推销《向导》周报和党员的教育情况时，刘少奇同志又指示说：“我们革命得文武都有，今后应大力推销《向导》周报。只有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了，才能战胜凶恶的敌人。这次纱厂工人罢工胜利了，但你们一刻也不能忘记面前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只恶狼，反动军阀是只疯狗。大家想想看，敌人能从此甘休吗？必须估计到他们可能来次反扑。我们共产党员要站的高，看的远，准确地认清时局。我看纱厂很可能发生第二次罢工。”接着，刘少奇同志又向在

座的傅书堂等同志说：“天下工人是一家，你们四方机厂工人和纱厂工人是邻居，是兄妹，今后得把手拉得更紧，互相支援。你们工会成立不久，还很年轻，若有困难，可写信给我”。

刘少奇同志虽然在青岛仅住了两三天时间，但却对青岛的工人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刘少奇同志走后不几天，果然正象他所预料的那样，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第二次罢工斗争又爆发了。这次罢工是由于日本资本家不仅拒不履行已签订的复工条件，并且继续采取各种手段来迫害工人，另外还由于他们唆使中国反动当局封闭工会等原因而引起的。这次罢工在李慰农同志的组织发动下，于五月二十六日在大康、内外棉和隆兴三个纱厂中开始。到五月二十九日，不幸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了奉系军阀政府胶澳督办温树德，调了三千反动军警，包围了三个罢工的工厂，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造成血案。在这次事件中，死于反动派枪弹者八人，重伤七人，轻伤无数，被捕七十五人，被押解回籍而失业者三千余人，被日本帝国主义暗杀或抛入海者，不计其数。

这次事件使工人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在李慰农同志把惨案发生的经过写信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后，不久就得到了刘少奇同志的回信，还汇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捐款百元和北京学生的捐款二千元，以救济失业工人。

在日本纱厂惨案发生后，四方机厂的一千七百多名工人又遵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在六月十五日，举行了罢工游行，支援纱厂工人的斗争。在游行中，工人们冲破了武装军警的封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惩办杀人凶手”

和“及对洋奴”等口号，使反动当局惊慌不已。在四方机厂工人的支援下，大康、内外棉和隆兴三个日本纱厂的工人斗争信心倍增，又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掀起了更大的罢工浪潮。七月二十五日，这三个纱厂的工人又联合发表了宣言，并提出承认工会为代表工人的机关、厚恤死伤者家属和恢复一切失业工人的工作等十项要求，作为复工的条件。

这时，奉系山东军阀头子张宗昌到了青岛。于是，日本领事和日本资本家以及青岛商会便以三十万赃款，收买了张宗昌，以对工人进行镇压。七月二十七日，张宗昌的后方司令任锡吾便率领反动军警，捣毁了四方机厂和四方各纱厂工会，捕去中共青岛市委负责人李慰农和四方机厂工人纠察队长赵石恪等十三人，在沧口和市内捕去工人十余人和学生七、八人。这在次事件中，李慰农同志壮烈牺牲。

在这个时期，青岛地下党的负责人先后为邓恩铭、李慰农和王星等同志。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反动派势力伸展到青岛。国民党新军阀在盘剥工人和镇压革命运动方面，比旧军阀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这时我党一方面要领导广大工人来反抗国民党的奴役统治，另一方面还要向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作斗争。这自然是非常艰巨的。然而，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吓倒，相反的，他们无不奋不顾身，艰苦卓绝地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下，进行工作。为了对待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地下党的机关不得不几度迁移，负责人更换频繁。所以，从一九二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这一时期，先后在青岛地下党做过领导工作的同志，就有刘俊才、邓恩铭（二次来青任职）、王景瑞、王文仲、党维荣、

牟洪礼、汤汝贤、马恒德、韩良慧、颜世彬（尹发汤）、李春亮（祖茂林）、李大章、张晔、史孝舜、高嵩等十五人。在这一时期，地下党的机关也曾多次遭到敌人破坏，不少同志为党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了生命。

（下略）

（摘自《山东省党史资料》第二期1964年5月）



青島党组织斗争的一些情况

刘子久口述 柳晓、张云汉整理

一九二四年夏天，我离开山东省第十中学之后，七、八月间去济南参加了革命工作。开始我在济南地委（即中国共产党济南地方工作委员会）担任职工工作。

在一九二五年一、二月间，四方机厂的罢工胜利后，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的时候，我到青岛去过一次。接头的地点是“会仙居”饭馆和四方小学，接头人是郭恒祥。“会仙居”饭馆设在四方，是郭恒祥几个人开的。郭原在四方机厂工作，因组织“老君会”“圣诞会”，领导工人罢工被开除。当时郭恒祥已是共产党员，大概是在一九二三年由邓恩铭同志介绍入党的。

最早到青岛开辟工作的是邓恩铭和延伯真同志。他们在青岛有一个统战关系即鲁佛民（当时系国民党员），他们以教书为职业作掩护，邓恩铭在东镇小学，延伯真在西镇小学。以后在电话局发展了赵鲁玉为党员，在四方机厂发展了傅书堂、丁子明等人入党。

一九二四年冬天，在我党领导下，四方机厂开始酝酿罢工。到一九二五年春过春节前后，他们利用当时铁路当局内部派别的矛盾，举行了全厂大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等条件。经过了几天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反动当局被迫给工人增加了工资（每人每天只增加了七分钱），并且在罢工胜

利的基础上，积极准备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当时在青岛、高密、坊子、张店和济南几个机务段的升火、司机等方面，党的工作都已有了一定的基础。我同王元昌和李春荣（一九二八年在山东高唐县暴动中牺牲）到四方去，一方面是庆祝这次罢工的胜利，另一方面则是准备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胶济铁路总工会成立后，王元昌担任了胶济铁路总工会的秘书，下设青岛、高密、张店、坊子、济南等五个分会。李春荣负责青岛纱厂的工运工作。住了不几天，我就回到了济南。

四方机厂这次罢工主要是邓恩铭同志领导的，另外还有傅书堂、丁子明、纪子瑞、于维功、伦克忠等人。

我回到济南住了一月左右，青岛四方纱厂又举行了大罢工。罢工开始后，山东地委（即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地方工作委员会）派我去青岛慰问青岛纱厂罢工的工人，同时还有由上海总工会派来援助青岛罢工的代表有张佐臣和江元清二人。关于这次罢工的起和因结果，因我未具体参加领导，所以知道的不多。现在只记得这次罢工是从大康纱厂开始，因该厂组织工会，被日本厂主知道后，逮捕了工人而引起的。罢工后，内外棉和隆兴二厂，亦闻风而起，参加斗争，罢工斗争期间，四方小学和西公司就成了这次大罢工两个秘密的总指挥场所。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的大康纱厂的司明章、苏美一、李镜泉等人（以后这几人都成了党员）。各厂的罢工指挥所都设在各厂的宿舍，而以大康纱厂宿舍为活动的中心。他们罢工提出的条件主要有这样几条：1.承认工会；2.不准打骂工人；3.增加工资……等。这次罢工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日本资本家始终不肯履行他们答复工人的条件，因而又引

起了纱厂又一次罢工。对于这次罢工，日本资本家与军阀张宗昌、毕庶澄等人勾结在一起，对工人进行了残酷地武装镇压，在五月二十九日就发生了杀死很多工人的有名的“五二九”惨案。大概就在惨案发生的前后，山东党组织就派李慰农同志到青岛担负青岛党的领导工作。在青岛和上海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党又派我去青岛，搞沪青惨案后援会的工作。沪青惨案后援会的工作，主要的是发动各厂工人扩大罢工斗争，发动别厂工人捐款，援助纱厂罢工工人。但不久，日本资本家就又勾结当地军阀毕庶澄对青岛的罢工工人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次镇压和上次不同处，就是敌人着重对罢工工人的领导核心——青岛市的党组织进行破坏。李慰农同志和当时支持工人罢工最有力的青岛进步报纸——“公民报”的主笔胡信之被捕并惨遭杀害。在七月下旬的一天，我和李春荣到沧口钟渊纱厂发动工人罢工，但无结果。于是我们就到四方去找李慰农同志，当走到四方机厂附近时，看到沪青惨案后援会被封闭，在我绕弯走开的路上，就被东镇警察局四方派出所捕去，在东镇警察局扣押了两天，过了两堂，一则因为我没有证据，二则因为过堂的一个警察官和我的一个同学是亲戚关系，才取保释放，并被驱逐出青岛。从此青岛党的活动转入秘密进行。我离青岛后，先到高密傅书堂同志家里暂住，然后又转回济南。

一九二六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山东地委确定我和四方机厂的于维功、济南津浦铁路工厂的薛文英等同志组织山东铁路工会代表团，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和组织各地工人，以各种各样形式支援和欢迎北伐军。大会布置各地代表沿途传

达大会的精神。散会后，我由广州回到了济南，于维功回到了青岛。

大概是一九二七年春天，我又回到了青岛。当时青岛党组织的名称是青岛支联，书记是王星五同志。王星五同志被捕后，山东省地方委员会即派我为支联书记。当时的党员就记得有陈文其、徐子兴、王景瑞、王焕章等同志。徐子兴和其妻李文美同志当时表现很好。支联经常在市场三路王景瑞开设的平原洋行里碰头开会。除此青岛郊区也有些村庄有党员和党的组织，如浮山后、石老人、阎家山村小学、城阳（党员李家祺的家乡。李原是钟渊纱厂的工人，罢工后被开除回家）；在青岛市内的工厂、学校，如四方机厂、大康纱厂、隆兴纱厂，东镇铃木丝厂、西镇电灯公司、青岛机务段、东镇小学等，皆有党的组织。但这时党的活动完全转入秘密状态。

同年秋天，党决定我离开青岛，去高密、诸城搞农民暴动；于一九二八年冬天重返青岛，并任青岛支联书记直至一九二九年春天。这个期间已由于王天生、王复元等人叛变，四处抓人，形势更加恶化。青岛市内党的活动更加处于秘密状态，活动更加困难。到一九二九年的三月间，我在青岛已不能立足，党遂决定我随顾作霖同志去上海。

（原载《山东省党史资料》1963年创刊号）

为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而斗争

——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

一九二四年冬天，孙中山先生北上开国民会议，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革命宣传，召开国民会议促进会议，揭露军阀的反动本质，扩大民主空气。山东党组织于此时派邓恩铭同志到青岛，加强工运的领导工作。

在一九二四年十月的一天晚上，邓恩铭同志就来到四方厂党支部，在三义小学（党的活动机关）内，以新闻记者身份出现，召集三十多个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开会。会上邓恩铭同志首先将国内形势作了分析，大意是：孙中山已北上开国民会议，全国各地的民主空气已经抬头，军阀一定要失败；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就可以不受压迫，改善生活待遇。并谈到“圣诞会”的作用和经验教训，以及组织工会问题，强调了严密组织，纯洁内部，绝不允许工贼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需要两个介绍人，以便更加团结，更有战斗力。

在邓恩铭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分子就分头去各个车间开展运动。由于党过去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基础较好，赤色工会迅速组织起来。到一九二四年底一九二五年初，秘密签名盖章加入工会的就有八百多人，超过全厂工人总数百分之六十以上。胶济铁路赤色工会从此成立。

胶济铁路管理局依靠军阀的屠刀封闭了“圣诞会”后，

对铁路工人的压迫统治进一步加深了。据一九二四年十月五日“青岛时报”记载：“……该局（胶济铁路管理局）鉴于该路线工人，屡借‘圣诞会’名义，联合全体名义，时有恃众违抗行为……”。这说明全路局各段工人不堪军阀统治者的剥削压迫，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所产生的巨大威力。反动统治者恐慌万状，更加施行其卑鄙的伎俩来破坏工人的斗争。为了进一步压迫工人，铁路当局强迫工人写“立誓书”，为他们“尽心服务”；不准工人加入赤色工会等团体，扬言违抗者就要“致于戾咎”军阀与买办阶级在政治压迫的同时，对铁路工人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剥削。据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青岛时报”记载：“生活指数逐日提高，工人的薪资仍然照旧不增，致使工人都感艰苦，有眷属者尤现苦状”。工人们为了要求铁路当局增加工资，多次派代表到军阀市府请愿。

到了一九二五年初，经过党的宣传与发动，工人运动又兴盛起来了。青岛的工人运动也有了蓬勃的发展，胶济铁路工人的斗争起了带头和先锋的作用。

一九二五年二月胶济铁路当权者之间发生了“南北之争”。这本是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内哄。但它与一九二五年全路大罢工有密切关系，因而有必要说明“南北之争”的概况。

中国铁路上，早有一种政治集团叫做交通系，以梁士诒、叶恭绰为首领。该系在军阀政府交通部与各铁路上的势力都很大。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交通部任命交通系党羽阙铎、朱庭琪为胶济铁路局长、副局长，赶走了山东地方势力所支持的局长赵兰田。阙、朱一来就将胶济路非该系的北方

人员排挤出去，阙、朱二人的阴险恶毒的作法，不仅使铁路局职员中的北方人员个个自危，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且严重的侵害了山东地方势力在胶济铁路上的权势。因此暴发了所谓“南北之争”。

“南北之争”的根本原因是：山东军阀买办阶级地方势力，要和中央军阀政府交通系争夺胶济铁路这块肥肉。两者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由来已久。自奉系军阀张宗昌得势后，铁路上的山东地方势力更加得势，就企图利用张宗昌的枪杆来压迫交通系。代表山东地方势力的省商会联合会给张宗昌的电报称：“吾公军府在握，一言九鼎，务祈电交部，定于撤换（阙、朱）”。他们之间勾心斗角的情况，这就看得非常清楚了。交通部当然不甘示弱，不会轻易地把胶济铁路交给山东地方军阀买办势力。于是，山东地方势力派就发起了罢运、罢工来威胁交通部。他们一方面通过胶济沿线各县和济南、青岛商会联合发起罢运，并无耻地出卖民族利益，以胶济铁路的相当“利赖”允给日本控制的鲁大公司，要求鲁大公司煤炭罢运。另一方面由车务段长马延燮和机务处长孙继丁负责操纵罢工，企图利用铁路工人罢工来威胁北京军阀政府和交通系。

在山东地方势力派酝酿罢工的时候，中共青岛党的组织得知这个消息，并进行了分析，认为敌人之间这个裂痕可以利用，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展开一次全路工人大罢工的斗争。铁路工人参加罢工，不仅为了反对交通系阙、朱加到工人身上失业的灾难，而且更主要的目的是打击军阀和买办阶级，显示胶济铁路工人的巨大力量，改善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同时又可使工人受到一次罢工斗争的锻炼。邓恩铭同志一面

就在铁路工人中布置罢工斗争，一面又派四方机厂党支部书记和几个积极分子去和山东地方势力派的两个处长商谈工人参加罢工的问题。

工人代表首先提出可以参加罢工，但不能毫无所得，白白效劳，在罢工实现后，铁路当局应以增加工人工资为条件。山东地方派却提出什么“鲁人治鲁”的口号，不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代表当然不理这一套，谈判就此破裂。代表去邓恩铭同志处汇报谈判的情况时，山东党负责人王尽美正在邓家。他根据当时的情况，鼓励工人代表，说：“我们合作本是一种手段，谈判破裂很好，这正表示我们工人自己有充分的力量……。”王尽美同志的话，给代表们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党就在胶济路各段和四方机厂单独准备罢工斗争。

一九二五年二月八日，胶济铁路工人实行全路大罢工。据当时“申报”记载：罢工场面非常壮大。全路大罢工在二月八日晚十二时开始，铁路工人个个斗志昂扬，用枕木钢轨封锁了铁路线，司机熄灭了机车内的炉火……，各段各站的工人一律停止工作，未开出的客车货车一律不开出，开出的客车货车在夜晚十二点开到那里就停在那里，不再开动；由青岛开往济南的一列客车开到高密就停下不开，由济南开往青岛的第二次客车当晚就未开出。胶济铁路全部瘫痪了。

罢工实现后，济南段就向管理局提出夜班（夜十点——四点）干一小时应抵两小时工作，夜班应增加工资，高密段提出：提高工资改善生活，反对裁减工人和发给工人工作服等九个条件。其他段也提出增加工资等条件。这些条件经过斗争大都实现。

全路大罢工以后，“北派”都忙于内哄，还觉察不到工人阶级这次罢工的巨大力量，来不及破坏工人斗争。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车务处长大村卓一，却出于他仇恨工人阶级的反动本质，而甘愿充当破坏这次罢工的凶手，与胶济铁路工人为敌。据“申报”记载：在胶济路全路大罢工的当天上午九时，大村卓一率领一部分日本人和强迫一部分中国人员，由日本司机开出一个列车，车上载有大批铁路人员，打算开到一站时就把车上所载的人员留下一部分，代办车站业务。大村卓一竟不顾全路工人的反对，恣意地开车，但是列车行抵大港车站时，就被工人的一片喊打声吓住了。大村卓一惧怕工人的强大威力，也就不敢再行动。大村卓一企图破坏罢工的阴谋就这样被粉碎了。

在铁路全线停车罢工前的当儿，邓恩铭同志就去铁路四方机厂工会召开干部会议，布置机厂罢工斗争，决定路上一罢工，机厂也随着罢工。党的这一决定是英明正确的，因为仅靠铁路全线停车罢工不能实现改善工人政治、经济地位的目的，反动的山东地方势力派在赶走阚、朱以后仍会继续欺骗统治工人。只有从四方机厂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经济罢工，才能迫使反动的铁路当局向工人让步，达到罢工斗争的目的。会后，四方机厂党支部和赤色工会的干部按照邓恩铭的指示，立即在厂里行动起来，组织了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和宣传队，并把复工条件在工人中广泛宣传。

第二天清晨，工人都按时到厂，机器却没有开动。罢工宣传队、纠察队同时进行活动，整个工厂沸腾起来。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们（即秘密赤色工会的干部）就去找厂长进行谈判，委员们见了厂长，宣布工人们为了改善生活举行这次停

工，并提出以下复工条件：

- 一、恢复被开除的四个工人的工作；
- 二、承认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
- 三、不论徒工，壮工每人每天增加工资七分；
- 四、补发年终奖金；

五、工人要和员司在福利方面同样待遇，要分给宿舍，发给煤块。

厂长看了复工条件以后，未敢表示可否，便对代表说：请大家等一等，便下楼溜掉了。约莫过了二十多分钟，厂长还未回来，代表们便发觉厂长在玩弄阴谋，就下楼去找。这时的厂长，正在强迫守卫机器的工人开车工作，企图破坏罢工斗争。与此同时，正在锻工场宣传“代表不回来我们就不复工”的工人刘沂治等，看见工贼唐太春正在开电门逼迫工人复工，工人宣传队便大喊：“了不得，他们开车了！”愤怒了的工人拿起各种工具怒吼着“打走狗”，来追打工贼唐太春，唐太春就跑向厂长办公室，厂长怕唐太春吃亏，就让这个工贼往楼上跑，他自己却摊开双手，把着楼梯栏杆，不让工人上楼去，他嘴里直嚷嚷：“要打就打我吧！”这时厂长办公室的大楼，已包围在人海中。工人代表（党支部书记）走上楼梯，把厂长的手拉开去对他斥责说：“你好狡猾！你不和我们谈判，却去逼着工人开车”又用手指向工人队伍说：“你现在可以看看是工人不愿干，还是光我们代表不愿干？是工人的事，还是我们代表的事？”随即又把复工条件交给厂长。这时厂长象个木头人似的，有气没力结结巴巴地说：“我作不了主，我解决不了，你们要停工就停罢……”说到最后，那声音微弱得听不清了。

这时工人斗争情绪更加高涨，以前未加入工会的工人都纷纷签名盖章申请加入工会。党组织就乘机展开广泛的宣传，公开组织赤色工会，并划分工会小组，进行讨论，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罢工的第二天，路上复了工，四方机厂仍在罢工，厂长和新到任的局长李钟岳非常着急，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地位，就开始对工人软硬兼施，欺骗、逼迫工人复工。但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要把斗争坚持到底，厂方不答应复工条件就不复工。斗争就这样坚持下去。铁路局又派来一个警务处长带着武装来镇压工人，强迫工人复工。他恶狠狠地对工人说：“停工就是罢工，罢工就有罪！”一个青年工人伦克忠回答说：“处长先生请你想一想，你们每个人每月都拿七八十块钱，又有房子住，有管吃管穿的，看我们工人，一天只挣三、四角钱，老婆孩子一大拖拉子，我们还能活下去吗？”接着许多工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提质问，把这个处长顶的目瞪口呆，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威风也没有了。在这声势浩大的工人队伍面前，这位处长终于不得不灰溜溜地偷溜了。

罢工坚持下去，铁路当局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又怕罢工事件再扩大与己不利，如此，剩下的只有屈服一途了。

到了罢工的第九天，厂长从局内开会回来，找工人代表谈话，表示答应复工条件，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些老爷们还是在耍花招，对代表说：承认工会是工人组织，这是地方警察局的事，你们去备案好了；工厂只承认工人代表，有事和工人代表商量。至于加工资，局内也作不了主，要呈请交通部批准，但我担保一定要加，年终奖金一定照发。宿舍一时

解决不了，将来盖了房子再说。至于煤块问题从以后不论员司工人谁有钱谁就去买，工厂一概不管。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罢工期间九天的工资完全照发。代表们表示，待征求全体工人意见后再作答复，谈判结束，当晚代表就向邓恩铭同志作了汇报。

在罢工的九天中，邓恩铭同志每天晚上都来工会听取汇报，对情况进行分析，并指示第二天如何行动。当邓恩铭听了厂长答应复工条件，他说：斗争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一切的，要适可而止，只要答应了百分之六十的条件就可以了，这就极大的鼓舞了工人的斗志，准备将来更大的斗争。经过研究，决定第二天就复工。

第二天上午工会召开全厂工人大会，说明厂长答应复工条件情况并动员复工。工人听了以后很高兴，并表示同意工会的复工意见，当天的下午就复了工。在当天的午饭后，为了庆祝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放了许多鞭炮，并照了一张全体工人复工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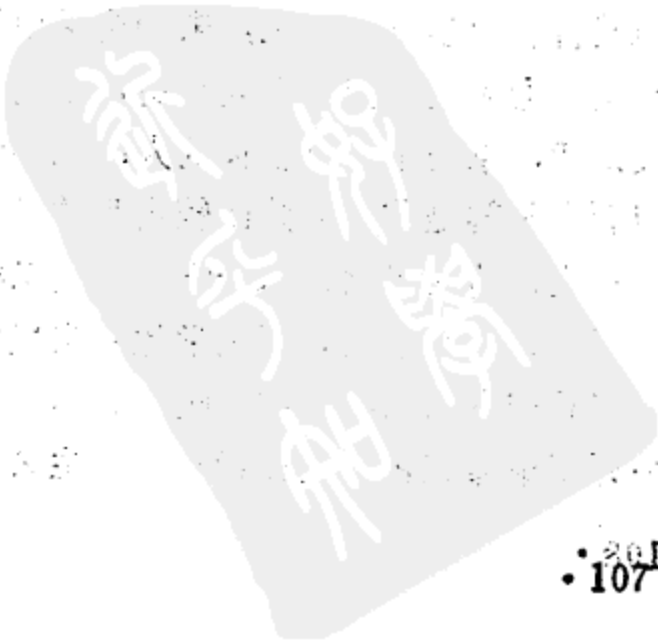
罢工期间，党组织召集了各段会议，准备成立胶济铁路工会。这样，三月胶济铁路总工会就正式成立，会址设在四方机厂内。下设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四方机厂等六个分会。

经过这次罢工斗争，工人们每天都增加了工资七分。

胶济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对青岛市的工人斗争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各厂工人都跃跃欲试，酝酿准备实行罢工。有的资本家看到这风起云涌的形势，觉得风头不对，便赶紧和工人谈判，对工人代表说，你们要增加工资就增加好了，不必罢工。许多工厂，如自来水、啤酒厂、烟厂、铁厂

等工人都未经正式的罢工斗争，每天都增加了工资七分。铁路工人的斗争对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影响尤大。胶济铁路全路罢工胜利以后，党的工人运动的重点便转向青岛四方一带日本垄断资本家所开办的纱厂，领导纱厂工人向日本垄断资本家展开斗争。

(原载《胶济铁路史》P.70——P.78)



福人。当时青岛的形势很紧张，在“五卅”惨案前后，青岛的进步青年，都集中在“五卅”惨案前后的

“五卅”惨案前后的

青島公立职业学校

李种蔚

青岛教育界 编

青岛开埠以来，由中国政府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是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这个学校虽然仅仅存在了两年，在“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在军阀张宗昌的血腥镇压下就瓦解了。但是，她在青岛教育史上，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中的革命活动，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一、二从略

三、王静一校长被撤职的经过

职业学校校长王静一，是张公制的好友，“诚社”的健将，在思想方面，属于当时的进步人士。因此，他对学生的言论自由，并不加禁止。中共山东省最早的负责人邓恩铭烈士，就伴随着职业学校的诞生，来到这学校里住着，进行工作。邓恩铭烈士为人热情，对人和蔼，个人生活极为朴素，平日不大说话，象是个讷于言词的人；但到谈工作的时候，却能侃侃而言明辨是非。因此比较进步的学生，都愿意和他接近。有一次，他约了七、八个学生，到工程事务所所长唐恩良（字蜀眉，益都县人，留美学生）家里秘密开会，当即散发了一些共产党的刊物，如《响导》等。从此职业学校中也就传播开了革命文化。这在青岛的学生来说是接受马列主

义的开端。接着职业学校的学生，又单独发动了几次运动——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反对北洋宪法，反对“金佛郎”案。这几次运动的结果，都作到有声有色，唤醒了不少人的爱国思想，这都是邓恩铭烈士领导的成绩，也因此遭到了北洋军阀的嫉视。

……

1924年，北洋军阀“直”系系统的高恩洪来当胶澳督办，他是山东蓬莱人，自诩为“铁面无私”。接任不久，就对王静一校长下了个“明令撤职，听候查办”的严令，继任校长是海阳人李维齐。

……

李维齐接任校长以后，把王静一的班底撤换殆尽，自然邓恩铭也只得离开学校。因此职业学校的形势完全变了样，但学生的革命风气，都依然存在。

(摘自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